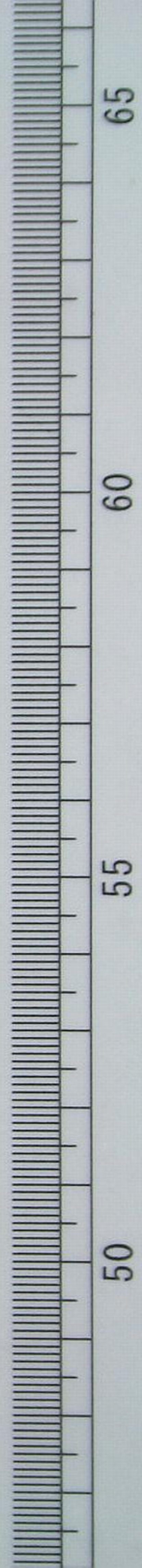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862
2



50

55

60

65

文庫 11
A1862
2

湯遊文章第三卷

游輿曆上卷末

山城 澤元愷弟侯父 著

五月朔自中尊寺還于山且是日有雨尚在山且作
平泉游記

初二出山目二十餘里有村曰瀨原余聞瀨原柵與
琵琶柵相近行登一嶺果古墟也又行二十餘里抵
膽澤川之廣可一里津有二處渡其下津抵金崎而
宿旅舍極鄙矮其地有諏訪祠村人為余說其好景

柳田泉文庫

御田正英備

湯遊文章 第三卷

乃倩其人俱往祠在來神川上足眺望矣南岬之山
曰觀國曰雄岡北岸枕川而鬱然者曰白絲柵昔者
阿倍賴時之反以此柵為根本蓋南限膽澤川北則
和久川相距二十餘里西方駒山之嶮疊嶺擯峰數
十里相列自山麓至來神川亦復二十餘里四方有
天嶮而中間廣原可城矣實一方之天府也惟不知
在德焉爾

初三距金崎七里曰小村澤亦古址也問之村民而
不知然地勢南有白絲北以此壘相援必阿倍氏所
據也距金崎十五里曰相去村次鬼柳皆置小關以
譏焉乃仙臺南部封界也南部非地名南部產始祖
居甲斐南部遂氏焉至受封於盛岡盛岡非通邑故
封地總稱南部特異於它封號爾又五里而黑澤又
二十里而花卷花卷為南部之屏儼然一大邑也天
正年伊達氏屢攻而不能破者北張州能守此砦故
也花卷西轉入村路二十餘里抵馱伊溫泉其路平
蕪大似那須原但夏景不同前日耳野盡而入溪
水作瀑曰績麻泉聲洗耳自是山中鼓吹蛙聲極

清亮余心甚愛向在中尊寺與一僧約至馭咿相見
僧尚未到求宿而單身不容余固有此慮所倩脚夫
扮為僕從俱與宿其宿為給游浴而設故飲食不供
脚夫奔走呼庚作二弓僅得不飢矣

初四早起使雇夫炊飯畢乃發行二十許里得一村
曰八幡過此必復行松盈而列立行可五里有驛
曰石埭簷端挂買酒球試飲一盃甚美意外之幸遽
命下物更盡一大白醉而靠行松而眠久而不覺被
雇夫喚起日已在西山振衣而行十五里曰北郡

山其村有三落近日燒山旅店不設飲食無所托足
乃頓路傍以食要尉今而知富不如貧哉若冷都人
士觀乎其謂余何晡後到盛岡即南部治城也本作
森出傳云古所謂岩手森之岡也訪野孟鉉者仙臺
舉元冲為余致書野適不在乃去求躔處奔走甚苦
既而孟鉉來謂頃者治下屢有舞馬之厄有司日夜
巡徼以譏行旅遂有逐客之令故某不能留行若辱
半日之闲請述所蓄以罄吾懷耳其翌屬節日故留
翌日孟鉉載酒來晤大慰旅况是日過城下抵報恩

寺街頭旗幟閃閃，賀客來往，令人懷鄉。城壘在來神川傍，引水為陂，綠陰深鎖，不見其牆壁。城西之山曰岩鷲，即古所呼岩手山。詩、歌、所咏也。仙臺城亦有岩手山，後人謬擬已。對川柵距此十餘里，今則一大廣野。爾陣岡在郡山西可一里，文治之役，源鎌倉陣于此。東鑑云：自陣岡至對川，行程二十里，據此與今路不同也。孟鉉云：此行可五十里，有寺曰淨法實我，封極也。昔者八幡公東征至此，三軍渴而無水，公拔所負箭而穿岩角，飛泉應手而噴出，是即來神川源也。然亦多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又云有鶯宿溫泉，其地曰戶澤，龍斷之丘曰八百臺，乃戶澤先公所世居也。所謂八百臺，八幡公所陳處云。

初六應宿一戶驛，早起命炊，既飯，驛馬不到，差入召來，日已禺中，驅馬而行，可十餘里，漸入山路，山谷尚沿來神川而登下，凡二十餘里，驛曰法民，一名枯杉，司炬氏之不徹村落，咸為焦土，自澁民至沼宮，又二十里，曠野唯有列樹，路傍來神之水，僅可盪觴，耳前驛二十餘里，天且雨，故宿。是日與一行旅相先後，但

見東間一婦人趨迎而語喜色滿顏肉將飛取馬天
曰彼其妻也于役數年而還矣其美不及其情贏得
秋胡遠矣宿于沼宮

初七發沼宮至福岡其際可記者浪打阪天嶮福岡
天城也自沼宮傍小流而北行是乃馬洲之上流也
流漸大而水濱時有奇景行十餘里登一嶺嶮岨不
減木曾棧道余不問而知為浪打矣相傳古昔所稱
末松山即此山腹頗似水痕矣此亦蒼海所變耶越
阪愈奇嶮天正年百萬之兵不能破者此即東將南

正實之將略遂為淺野公所欺而敗績是可惜矣馬
上回顧四圍皆山而福岡占中央之高岡彌為天府
不多讓也而馬洲之崖自然成城甚奇異石壁十數
丈其長一里以外如磨礮削成不生一草壁上列樹
望之如坡堤之柳青可愛以不泛舟其下與客盡
一醉為憾耳乃請宿於里正有難色乃說前驛
在近日尚不西故又賃馬而行次于金田市

初八點卯出金田而二十里曰三戶此是南部先公
所居今尚邊地之庶富也其墟在邑北邑前有箕阪

乃要路之嶮也。馬淵之水向阪而流，當阪而東，又轉而南，巧作一大決，其崖幾十丈，土色赤白，為間道，一奇也。自三戶二十里，驛曰麻水，路嶮，馬不前，下馬而步。麻水以東，山益深，路愈嶮，然土山無骨，馬足是以不痛。又十里而五戶，又十五里而傳方，廣原莫不，不知其涯。余已慣東埵之行，千里單身，乘醉驅馬而馳，但酒甚醇，一異也。抵傳方寺，日猶申，牌前驛有三十餘里，故宿里，心之家，雨霽風勁。

初九秉燭而飯，日出發行，又復廣原，唯八子山白雪，

寒色似冬月，富士矣。日禺中，至七戶鄉，問坪村，碑里正，但言坪村坪川及石文村，而不知碑所在。遂到坪村，傍一水曰坪川，土人云距此數里有小祠，名千洩，是為石文社，乃往，唯一小祠耳，不見石。問之野夫，則曰埋石於祠下，因祀焉。爾去而尋野邊地而行，其地一都會也，乃就逆旅主人而偵焉，有人知碑所在者，距此十數里有石文村，後有小山，麓有古碑，文字破壞，不可讀也。余聞而神飛急，辦搨具以待明日。

鄙語曰寧說似真之偽勿說似偽之真其然豈其然乎余畜疑已久今聞坪村而心怪之又有石文村而謂有古碑在翌日早起倩鄉道以發野邊地唯恐搨打一日不終功也行十五六里抵石文村乃入民家而憇因開所齋小尊而飲延主人而觴焉徐問古墓所在主人但說千曳石事其說潰不足聞余謂土民不知古物也叮嚀反覆以申我意輒曰父老之言未之前聞恐謬傳也余始知見欺爾石文村僅五六家且無有後山何以求其仿佛乎似真之說誤人如此其甚

十一下卯出野邊地西折三里有村曰馬門隣馬門曰刈和澤有小關二所南部津輕封界也自發江戶大抵正北行北行所盡為野邊地從此西向傍海而行海岬二十四里抵小湊有祠曰雷電相傳田村公東征所祀加茂神也或謂祭田村公配以雷神也是或然也其餘往一說田村東征事但所謂田村者其為誰歟終不可辨別耳蓋桓武朝奉勅征討蝦夷有西田村一則鎮守將軍藤利仁號稱田村將軍前

後討蝦夷延曆十六年遂誅滅惡路王等立功於東
方是田村氏之祖也一則坂上田村田村其名也六
任鎮守將軍屢討蝦夷延曆二十一年大舉征伐其
遺類因築膽澤城立功於東方是乃一時而田村其
事相同其功相若俗但稱田村而不復辨其名與號
也然藤公之功在戮惡路等而坂公驅之而逐于海
外至今東國之民忘北顧之患則津輕秋田地方所
艷說者坂也其功實出於藤之右者已余不敢拜其
祠唯敬而過焉過此又稍入山路約十餘里山間

忽見海島在腓裏之間望之列嶂作牆上兀爾雪
白參天乃岩城山也又十餘里下嶺而傍海濱遙見
一厦屋於海面近之乃巨石也斑荊以作囿可以誇
伯和諸子矣意謂遷淺葦村一浴溫泉既至日景尚
高故賃力夫而前益前岩城山轉在右路之迂廻可
知也行到野內又有私關吏問路引固非所給輒
告故乃云無引者不入余為之駭然不知所為還淺
葦而宿唯快一浴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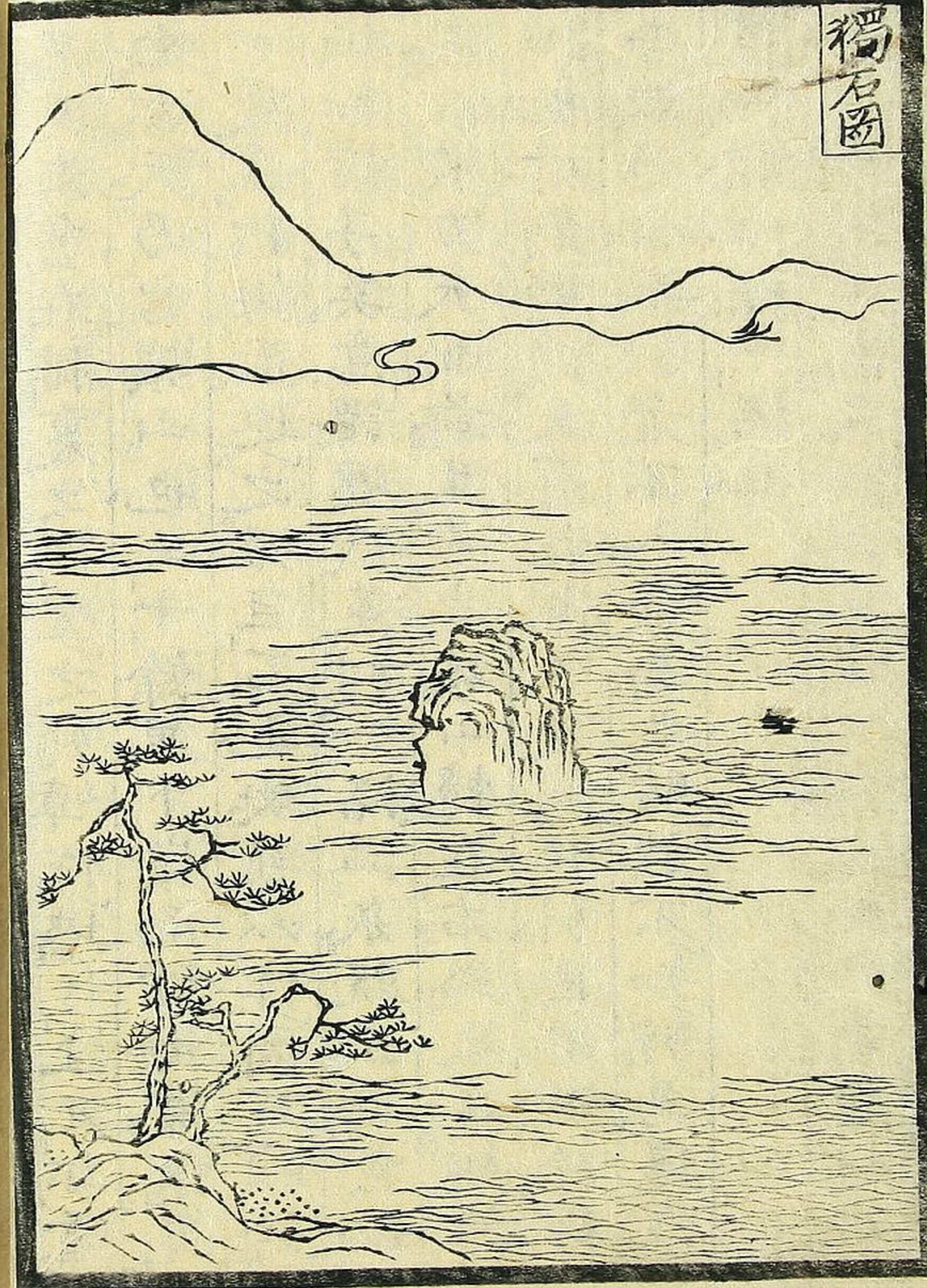
十二夙起賃馬又扣關余設一計出紀行手卷以示

海邊遊記

卷三

八

獨石圖



果獲不拒若使同游在耶謂我用僧辨慶故智我將
 失笑耳出野內則雪山峩然于道左問之八子山也
 因探針盤以正方向馬首果南嚮前日行八子之西
 今在其東蓋重嶽疊嶂起自野邊地之濱而連亘數
 十百里不可越故也過野內又傍海而行坦路可八
 里抵青森青森馬頭之地民家三千頗富饒
 待風於青森已經數日因修途中所記以作游奧曆
 又作國字紀行尚且不開帆遂至廿日東風方至遽
 遽捨行李以乘有仙臺人往松前舟中相保何啻胡

海邊遊記

卷三

九

越。是日舟行可六十里。風歇雨驟。乃下控於小楫。廿
 一。廿二。北風甚急。余素患注病。頭岑岑然。不能正坐。
 被覆而卧。舟中矮陋。殊甚。廿三。巳牌。始揚帆。繞數里。
 帆復歲蕤。乃用櫓以行。可五六里。抵野田村。下舟而
 宿里正家。

廿五。猶在野田。主人攜余於里社。有事。村民相聚。
 以醪。古質陋簡。盛殺以木葉。是夕。開帆行可二十里。
 而止。翌復下舟而入民家。余已厭舟中儻儻。且舟朽
 而不固。乃決意而陸焉。因倩仙臺人負行李而發。太

抵青森。以西都呼之。合浦其水次產珠之處。曰衣月。
 曰今別。衣月俗名舍利濱。余募民家買得舍利。可升
 矣。今別所產大如雀卵。如勒珠。滿地皆是。且拾且行。
 已溢已匊。遂結又禪。尚不能止。顧所倩者。亦已拾得
 數升而未飽。因席地而食。烟細。睹地上閃閃如星。其
 白者。霰赤者。火齊。斑者。片者。作物象者。如磨而成者。
 幾不可狀也。以初所拾為陽喬。今罷又為新進。所奪
 一步。一儂。匍匐以貪取。貧兒暴富。不能自堪。余既大
 德。顧而謂僕曰。止。不須貪。僕曰。諾。才行數十步。僕

後而不隨，余乃瞑目而聽。嗚乎！順境之難克，其猶如此耶？比至今別村行李之重，殆不可扛，乃賃馬而抵三廐，而宿燈下祭魚，以玩。與僕互相誇示，就中擇其美而小者存之，猶患多已。翌又割愛，才存二三於百中爾。

余嘗讀海賦，其所言極險怪，亦嘗誦觀潮之詩，其所言極雄壯，乃以文人之溢辭，爾既在三廐楫師家三日，得風而不開，頗疑其意矣。已而廿九日夙告開帆，乃謂海路四十里，一伏時可達耳。船抵落濤之處，潮勢怒激，殆如奔馬。澎湃密汨，與風相逆，帆張而不前。船底將破，豈陽侯之所宅耶？險怪雄壯，余於是乎知之矣。其不得心，東風不可濟者，信也已。至松前先訪牧仲璚，遂相攜訪族大夫豹。關子，余素聞關子之名，延余書房掃舍以待，意始安焉。六純鄉之先容也。但絕域夏寒，蒲負不可堪耳。戊戌夏五己丑記。

游輿曆下卷

余在松前族大夫豹關子家數日矣。主人攜余於別業，別業在及部村，距治六七里。臨海而造焉，僦欄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五
禮考三百一十五
卷三百一十五

以眺興翹勃，亦有澠之酒，有岡之穀，意暢已甚。得小詩二首，偶有人來報曰：君侯至，相顧馬塵咫尺，余急趨而辟，主人曰：寡君有命，余請更衣。服曰：有再命，乃出而拜。侯命坐，問以來意，余曰：唯是山水膏旨，何求之有。侯曰：敝邑之僻絕，騷人韻士之跡久矣，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奚壯寡人之幸也。亦惟僻遠，是以有可游矣。請勿速，余拜而不對。左右慙，慙不已。余曰：尔有期耳。侯曰：業已膏旨，何期之有。乃笑而曰：先生若不可，乃命有司，不給船引耳。因徐曰：秋後差

人東都請，以此時致送先生，爾余不得固辭，遂拜命之辱。於是館穀余於城內，供給具備，屢侍宴於便殿，或至乙夜而退，三日不朝，必命侍醫候問，又必有賜情，好日厚。一日問以邦政，又命筆余所對，因著開麗錄二卷以獻。又有北海地理之問，為測北極出地得四十二度，強余以意制測器，不能精也。作亞細亞略說。余在松前兩閱月，以閏之初五為開帆期，前一日侯賜饗，心宿族大夫子玄為伴，已而風不順，又留數日。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五
禮考三百一十五
卷三百一十五
十二

日夜間卧客館有需詩若文者乞字者莫所拒而書又題壁書扇才以解悶至十三日始得風順而發余偶微恙肚裡不快加以船注煩悶不堪瞑目至字田村而下船賃馬抵平館而宿

十四自平館至大濱驛大濱與青森隣遠望南部諸山而喜歸來之有期翌與八子山別而西復入生路亦唯耽游無厭也松前侯賜路費給路引槍有記號所至農夫卸笠行旅下馬吁青松喝道為可恥耳是日途見村婦牧童多馱秋草而行數馬魚貫而過紅

白雜花楚々粲々似有脚家園矣日夕抵弘前注病後腹中孳急加之終日在鞍逆滿硬痛苦甚因倩醫按腹將息一日少愈心惟烟霞之性不如來路自由故爾

十六下夕發弘前夜至釋内村之為名未知何義蝦夷呼澤曰乃伊夷中地名有世多乃伊世多狗也乃伊澤也其地有石之似狗故名焉津輕地方以乃伊名村里者居多盖夷俗之遺也是日過碓關吏譏行旅其法陋質六夷遺耳

十七將驢飛根驛衝雨而行比抵綴子里風雨益甚
險路不可行因就里正而宿時猶下午也大抵碇關
已西山勢嶮峻不似來路其山即與羽之分界也其
民愚而狡望槍旗而不下馬余雖不欲呵之意竊惡
之六形勢令人倍耳因謂青松喝道固非游也孤劍
野服而負一小囊雖硬矣見以為曲藝者流售技之
客若取狀於高旅則人亦問居貨亦可厭也若夫千
里獨行逢適而留興盡而去汗漫隨意以放情山水
者宜莫如有髮僧俗呼曰六部僧是也自有其制而
存刑杖雖可惡矣人皆置之度外而不怪可以遂槃
虞敖盪之志爾姑錄及

前夜早寢雨歇而睡覺起而驚隨廝主翁云雞未鳴
余不信其言命炊而蓐食月光忽射窓乃探腰間錢
盤以定方果在寅牌乃招馬夫以發前有小流下馬
揭而渡將及膝矣為雨故已行可三十里驛曰小繫
有津曰野代川其水增于常丈餘其舟甚奇異刻大
木以造長十餘尋廣才容一人下流十餘里兩岸皆
山巨石有如厦屋者抵檜山驛有墨在山上秋田侯

湯遜文庫

第三卷

十四

臣邑焉聞之矣金澤柵距此不遠或謂厨川柵即此未詳然否蓋藤武衡兄弟所戰沒處也日夕宿森岡里

十九夙發森岡行可十里有小流偶橋朽而修焉設假橋其傍馬踴而仆余與馬夫六皆墮水隨斲走來急下槍秘欲攀柄而登而岝壁不可登百計僅附壁而登馬猶在水中馬夫狂呼求救役夫來聚得不溺矣余欲更衣水已入箱無物不濕隨斲肩一小囊僅得被體而往鹿渡驛約可三里已牌投宿繡箱晒之

焙之翌尚在鹿渡詩人往苦眼花落井水底眠句難解余今而得其真境哉其村曰牡丹其水曰牡丹川

廿一發鹿渡宿秋田或謂秋田城故址在湊村史稱天平五年遷置出羽柵於秋田村後有沿革其地不可詳也延曆年奏曰秋田城孤居北隅為夷所燒也於今則儼然一都會行旅往來不知可警也湊村乃東鑑所謂湯河湊今呼土崎湊者阜頭之謂也自鹿渡至秋田約六十餘里遙傍岐海而行若大川然聞

湯遜文庫

第三卷

十五

之長五十餘里，廣六二十里，以外名曰八郎灣，相傳古昔海蜃有八郎者，一日患大渴，而不堪自投海中，而飲土人怪而視之，身體稍長，大須，更全身生鱗甲，遂化龍而去，故名。古稱夸父逐日，而渴卒死，未知入海而飲，歟為之一噱。

廿二下申抵本莊城，途唯望島海山，莫有可記。翌將次蚶瀉，故晏發，路過平澤村，迺由利氏故壘，後仁嘉保氏據此，非我族所自初也。既抵蚶瀉，遇本莊公子游此，不許它舟闌入，故留宿，以待風雨暴至。

廿四雨不歇，午後伴主人游蚶滿寺，臨海灣而建，乃出所攜蚶瀉古圖以參考，多與今不相合也。古人有言，何必松洲，月我憐蚶瀉，秋其餘國歌，所咏豈皆溢耶？蓋有變遷，爾余向作松島記，或恐其語為蚶瀉所奪，既至，何啻霄壤。古來與松島並稱者，海灣與洲嶼相類耳。灣口僅可丈許，而灣長五里，廣一其五，水淺可厲如此而已。洲嶼磊落，比之松島兒孫哉。余已失望，不欲泛舟而游，將捨束行李而發，無奈秋雨淫淫，耳寺僧來訪，懇留，又留一日。廿五日再游蚶滿禪

卷三

寺供膳極潔，旅中難得者。午後與僧泛一舟以縱觀。有與昨不同者，因作記以貽。寺傍有小祠，曰蚶瀉神社。所謂豐岡姬神也。字作蚶方，今則作象瀉。

廿六早出象瀉里，行十餘里，驛曰小沙川，有無闌。故址有馬，絕嶮十餘里，馬足無所措，乃僱夫而行。步擇石而踏，猶且將失足者數矣。名曰三崎，其巔有小堂，貞觀年僧茲覺所寓，或謂宿世山，即此。未知然否。

回顧兀然海上者，雄鹿山。一轉而飛，島望之如大船。然或謂雄鹿有祠，曰赤上神社，俗傳祀漢武帝也。土人

呼做蘓武屋敷即此或謂蘓武嘗至此地，甚妄誕，亦已甚。飛島

古所謂別島，未知然否。長四里餘，廣可里，民屋百六十餘，屬秋田郡。下三崎則雌鹿驛，豈相配雄鹿耶。

次曰吹浦，吹風也。海風吹沙如流沙，然坦々平地，忽起丘山。是日有雨，不吹沙而吹雨，如衝濕徹衣。裡我

僕瘡矣。馬心痛矣。酒田東邊有青冢，豈謂地似沙漠耶。宿酒田邑。

廿七雨益滂沱，前有最上川，故不發。差人致送中川生書，上林生、伊生、風生，乃來訪。余先問名勝，可探風

生出秘藏地志以示嬉，無措避父而讀，翌復早起
貪讀，畢則午時乃欲發，主翁見蚤莫，以留諸子復
來晤，擊鮮以慰勞，主人之供亦豐潔，鬢趨陪進退
有度，足見此土富饒矣。按志酒田邑民屋四千，
隸村亦不下二千戶，其壘曰龜崎，舊稱東禪寺城，雀
岡侯臣留守焉。其地海船所輻湊，其水次曰袖浦，國
歌之詠固多。

廿九發酒田而沙越而飛鷲而松山而山寺山寺村
古者觀音山寺邑故云，然大約三十餘里宿于清河
路皆在田勝之間而至清河而窮，故有關而譏焉，雀
岡侯封界也。

自山寺至清河，重嶂夾路，嶂漸相迫，遂夾最上川，乃
以船行，兩山之間急流駛快五十餘里，且挽且刺，與
澱川之溯洄相似，但水淺山不峻，是以境亦不甚奇。
然而岬蒼翠時，巖人衣有飛泉，曰白絲瀑，余戲哦
國歌一首而與焉。土人云：此地有四十餘瀑，皆在川
左右，要是中雷聲滴耳，閏月大盡日落而舟達于相
頰村。

八月朔發相貝雨愈甚山路滑澆買馬而不騎行三十餘里有津曰舟方水漲不可舟乃憇村民之家日僅三竿灶邊就煖而箕踞陋殊甚却有舟中之想既而人如水方至比至日沒屋裡肩摩終夜寐不得初二辰後津始通兩岸如市既渡油雲籠蒸且雨復馱行李而不騎衝泥而步凡四十餘里投宿盾岡遙望葉山小月山盪胸濛鴻固是秋雨之兆耶

余初期前月歸于學院而風逆于三厓馬墮于牡丹水雨積于象溪今猶在途歸思日急上丁心不遠然

寶山在目豈徒望而過乎初三乃游立石寺在天童驛西停午抵天童折而西二十餘里係馬於山下而登路陟而峻岨磴道羊腸六七里乃抵中堂僧慈覺所創古蹟皆以大師立號可厭矣古人有云勝槩多為釋徒所占信然然亦媚嫉之言耳若令不有佛寺乎高山之顛誰能尋討况復文物風流歸于釋徒久矣此山在僻地而聞從覺而昉爾覺取寂於此其室曰入定窟板覆而不見蓋面開一小孔如眼覺猶有不能忘者耶寺所珍藏皆其所攜來有呼做獨觚

者形似石鉢非鉢又非佛器可疑也但立石寺倉印
篆法奇古乃請而模寫以證此游覽畢南下孤峰崛
起于萬仞之谷問其名而不知就而求緣起無有寺
僧如啞如龍但健步先行耳峰下途窮而梯長三
引乃靠斷岩登而俯臨不知其深梯搖動脚軟梯
盡處岩角似鷹嘴佝僂匍匐而抵其顛有小堂不
能十笏傍堂而路僅通堂後路窮設鐵扣一條岩有
受石之穿手扳足扞而過環而出梯之處而後喘始
定鄉導之僧目不見險習慣然歎如是天台石橋何

足試乎又有一石峰名曰天華岩望之如蜂房簇
如花大抵山皆石皆脆是故作洞他窟作窟作穴
不可名狀日已迫西前路二十餘里故不得盡其奇
而行水晶山距此不遠羽黑山月山亦在目中悵然
而過天童一大邑聞之應仁年間土人立北畠氏之
後彌曰天童子與斯波諸族相抗其城址今猶見存
遂為邑名已比抵山形夜已戌初歇簡故人而城中
禁夜行求旅店而宿被中呼僕議大治之行
初四夙起致書於松生松生即來請天亦將雨故輟

大沼之行而往語舊問今豈猶不霽主人之厚忽忘
歸思之切不覺真在千里外山瀨生六未晤子靜兄
也雨猶未霽將行主人懇留復稽一日千歲山在近
徒望而不可登聞之古風所咏阿古屋松即此未詳
然否

初七發山形城而宿湯原驛約五十里餘初欲經米
澤會津而出台河途諮之驛人皆云路險而不便遂
經猶下嶺而抵湯原猶下亦險惡嶺上有小堂是為
奧羽之國界又仙臺封界也

初八雨不暫休山路峻滑不可馬雖有奇境而不能
探但道士山之立路傍望之如二筍並生二峰皆石
石戴土而松樹殖焉尖而不可戴者其骨化岨峰頭
一大石如厦屋土人呼做道士堂植杖而覽雲霧四
起須臾而合大抵山形而西南皆山也密雲之間出
頂露肩變態不可極也一水流重嶂之間川廣可半
里霖雨十餘日水勢雄壯時亦有奇觀是日雨行秋
寒砭肌強飲醪醱醱數盃而不醉勞僊殊甚不能審
問而記有湯原至戶澤約五十里

初九出戶澤驛則一大嶺曰小坂登三里下六三里
下路險峻馬足軟不墮者幸已下嶺數里出棗柝
驛踞忽豁然如遇舊相識意亦豁乃頓驛亭而食烟
驛長熟視猶能記余面隨後荷旆鎗似疑非前日弟
侯矣是日雖不雨路尚泥濘沒踝艱苦嘗來凡六十
里驛曰根子理日沒而無可宿夜間曳尾泥中十餘
里宿于八丁目

初十停午歷本宮驛馬上裁書於高雲翼欲至湏加
川而日暮于郡山

十一卯初發郡山下酉抵白河城泥路馬不前行僅
五十里而暮矣裁書於湏加川驛而與挑安貞皆謝
前日之厚歸思日急不及問尋大抵白河以東言語
多訛白河以西山水明媚白河以東飯不精白河以
西錢用尤十六其倍於東都之齊變亦已過白河熟
路莫有長日之娛歸思愈急欲望前入東都而十
四猶次草加驛中秋日歸甫氏之家童僕報告少長
喜迎寔我并州之故鄉已然卒不免為客亦惟東西
南北嗚乎天地之過客哉

游奧曆終

游千賀記

維昔創開者海之利以厚民生其神曰鹽竈我先王之制社以稷焉其祠在奧之千賀儼然廟貌維山巖磴道一百餘級門廡相聯翠宇彫檻紫軒文樞神光頽以化威作福其民以敬焉祝司僧巫並置以守焉皆邦君之祀典也余今遠來而謁祠因睹神釜者釜凡四口其三徑四尺有咫其一除八寸高可八九寸厚三寸強其色深綠振古露而不變釜側有護神小祠土人云其邦有殃釜中水色為變矣此是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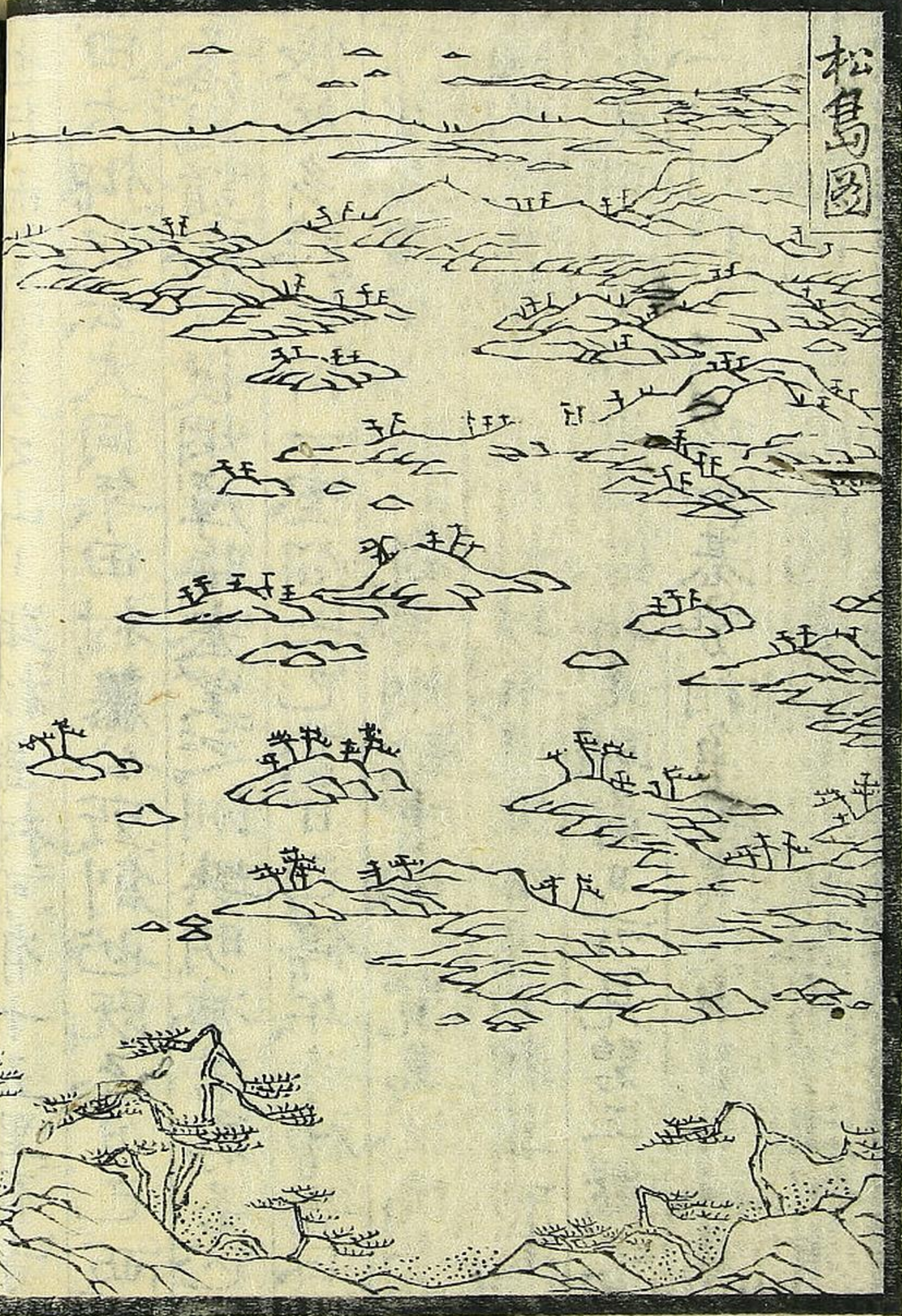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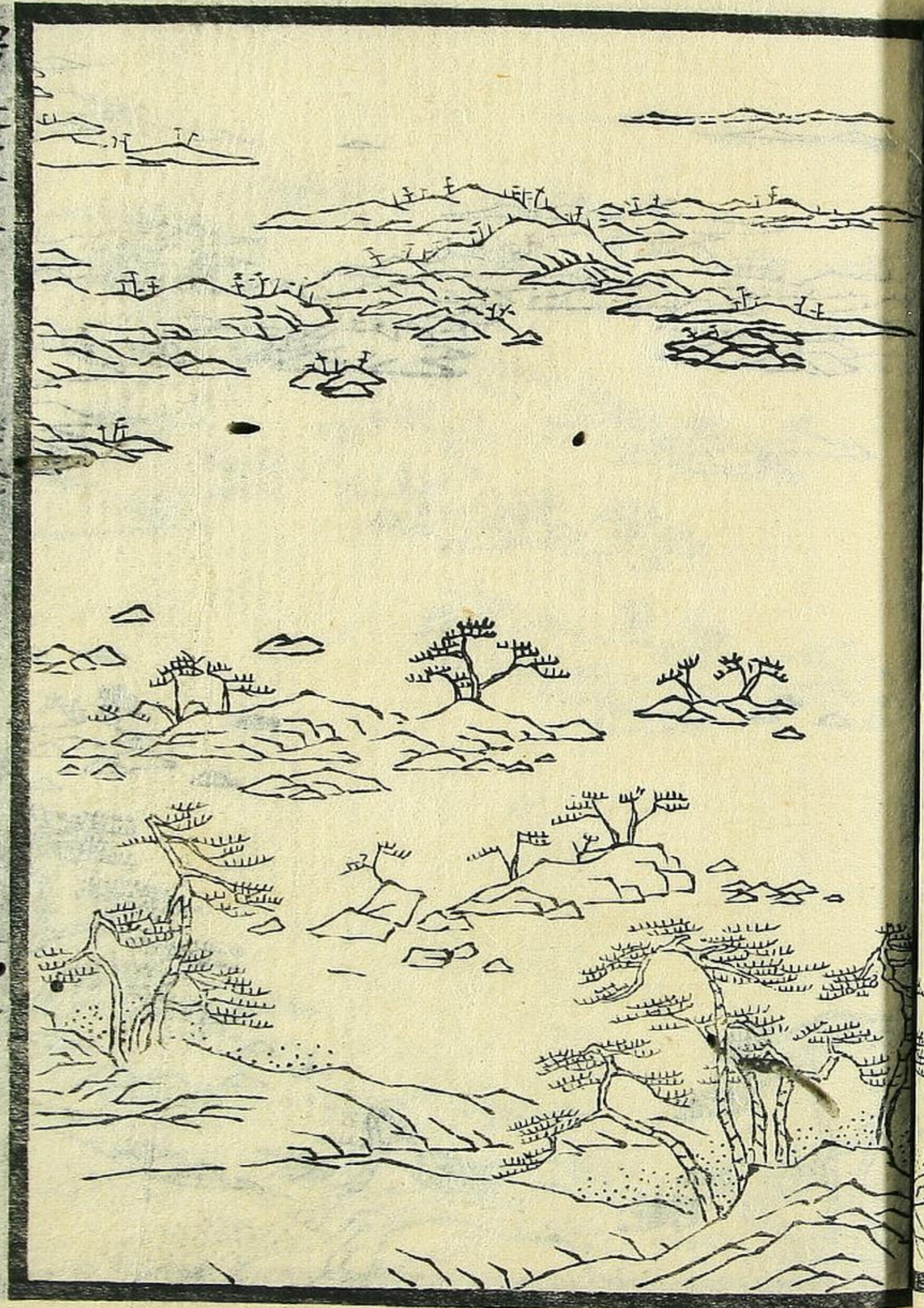
腥之世者鹽之器夏彝周鼎乎哉孰復記年歲乎亦惟萬古往而萬古來余今睹斯神物心復一時感慨然之思悚然之敬久而不行乃命却行李遂訪祝司藤冢生則好古之士素聞其名矣一識如故延余於望華之亭且望且觴雲烟之間屹然于東洋之上者金華耶如是下物胡辭一醉主人乞言於余然不朽今日余豈敢當又攜余於勝畫之樓乃邦君所命以匾也其寺曰法蓮僥欄則滿目青松繞山之足赤崖白沙疊巒而出松島之磊塊獨間籬之洲對我

獻勝真如碧玉盤，工置一青螺。哉余聞我東方之國，
 陸奧為之上首，奧之為首者，松島也。其浦曰千賀，從
 古煮海于此，烟篆裊裊，乃國歌所詠吟也。河原源公
 夢寐其風光而不措，迺造別莊於京東，六條以摸此
 土勝景，其見賞于海內，可以見矣。爾後變遷則姑置
 其為一大勝區，以論已距京一千五百里，是以游者
 不多，故有藤生之求歎其人善待客，夜間為余搦祠
 前鐵燈籠銘，以贖明日之行。其雅致如此，燈籠藤忠
 衡文治二年所造，距今五百年，亦令人慨然。遂并
 記之。惟萬古往而萬古來，余豈敢曰不朽乎。業
 已不遠千里而來遊，安得愒乎己，乃不遑期，他日亦
 不遑藏我拙引筆化記，以贈生名，知明于時安永戊
 戌夏四月望前一日也。

游松島記

發鹽竈村舟行十餘里，乃抵松島。松島在海之灣，
 之幅員十有二里，總名曰松島。基布星列，洲嶼之麗
 不億，鬱然磊落，其間者蓋八十洲云。氏家化村里
 者十數洲，名號最著者為雄島，為離島，為御島，為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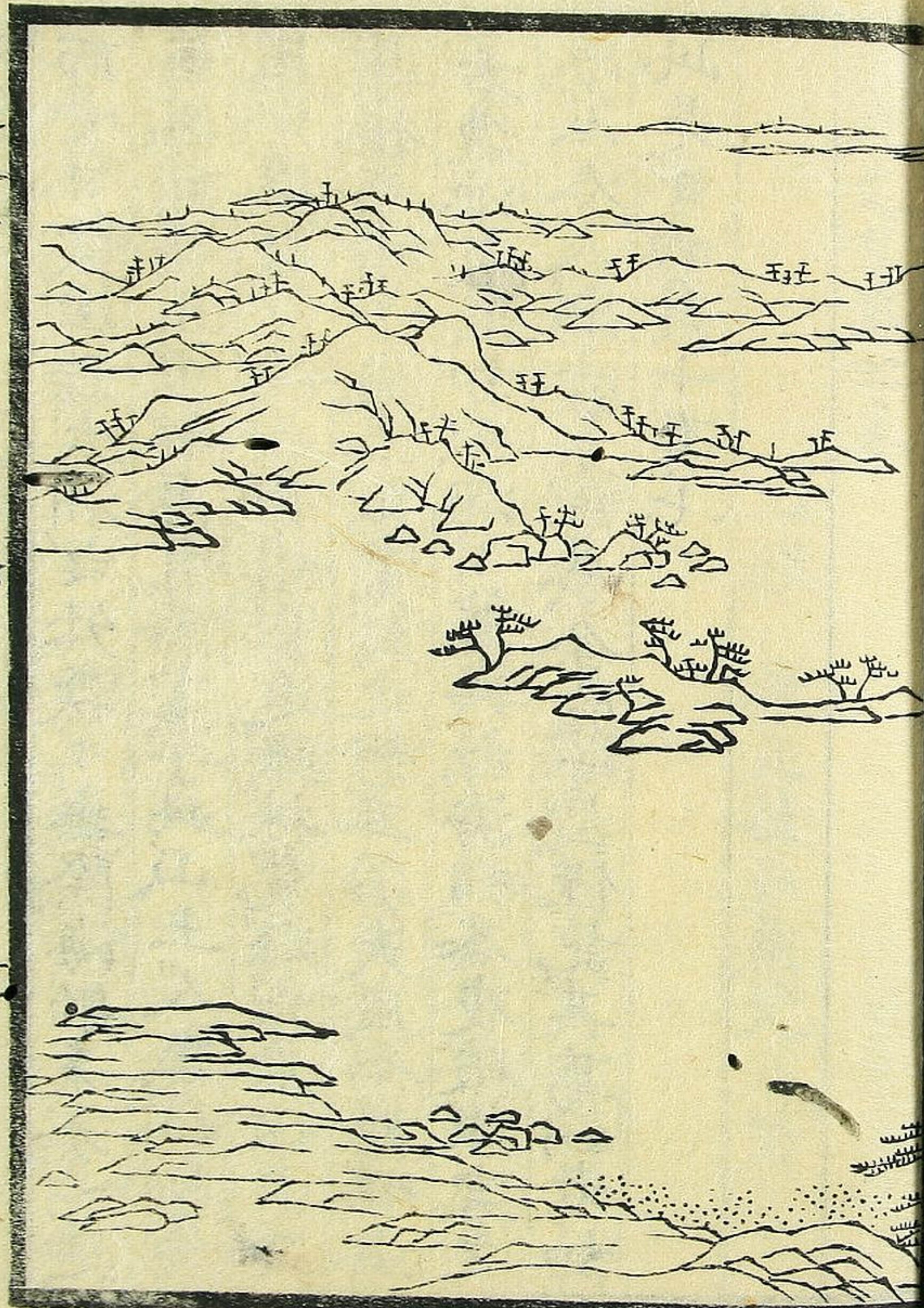
潭為宮戶為揚柳洲為剋子洲若夫蟾蜍小蝎舞雀
浮龜以形得名者也其餘似鼻似耳似柝似園種
不遑枚舉壹皆松樹楚茂立是其所以得名也右
接左應此對彼徃名旃且不能悉記之鄙陋不足
舉錄也御島有橋而通島中有古碑宋僧一山所筆
也相傳日本武尊東征之日次于此島故其名最著
與御島相對嵒嵒于水次者曰落雁峰註陸島藤秀
衡治水軍之處觀月墩有邦君游息之居名曰觀瀾
舍舟而登則有佛寺瑞巖禪寺最巨麗三都所罕見
也行而登當春之山距松島村可有十五里有寺
曰大仰記云大同年田村藤公所創也既至日已西
落因請宿翌復烟瘴晦塞望之洲嶼明滅若存若亡
悵然多時俯仰一室悶六已甚日已停午寺僧告曰
可望矣遽登佛殿以觀焉烟歛雲開一覽萬狀嗚乎
海內之巨觀天造之妙境哉蓋東方日月精華所凝
抑是耶上古神聖所宅抑是耶前日所見碧玉盤之
上今則點錯落如碁勢相爭然其間魚龍出沒鳧
雁翱翔雨暘晦明陰陽晝夜變化倏忽不可端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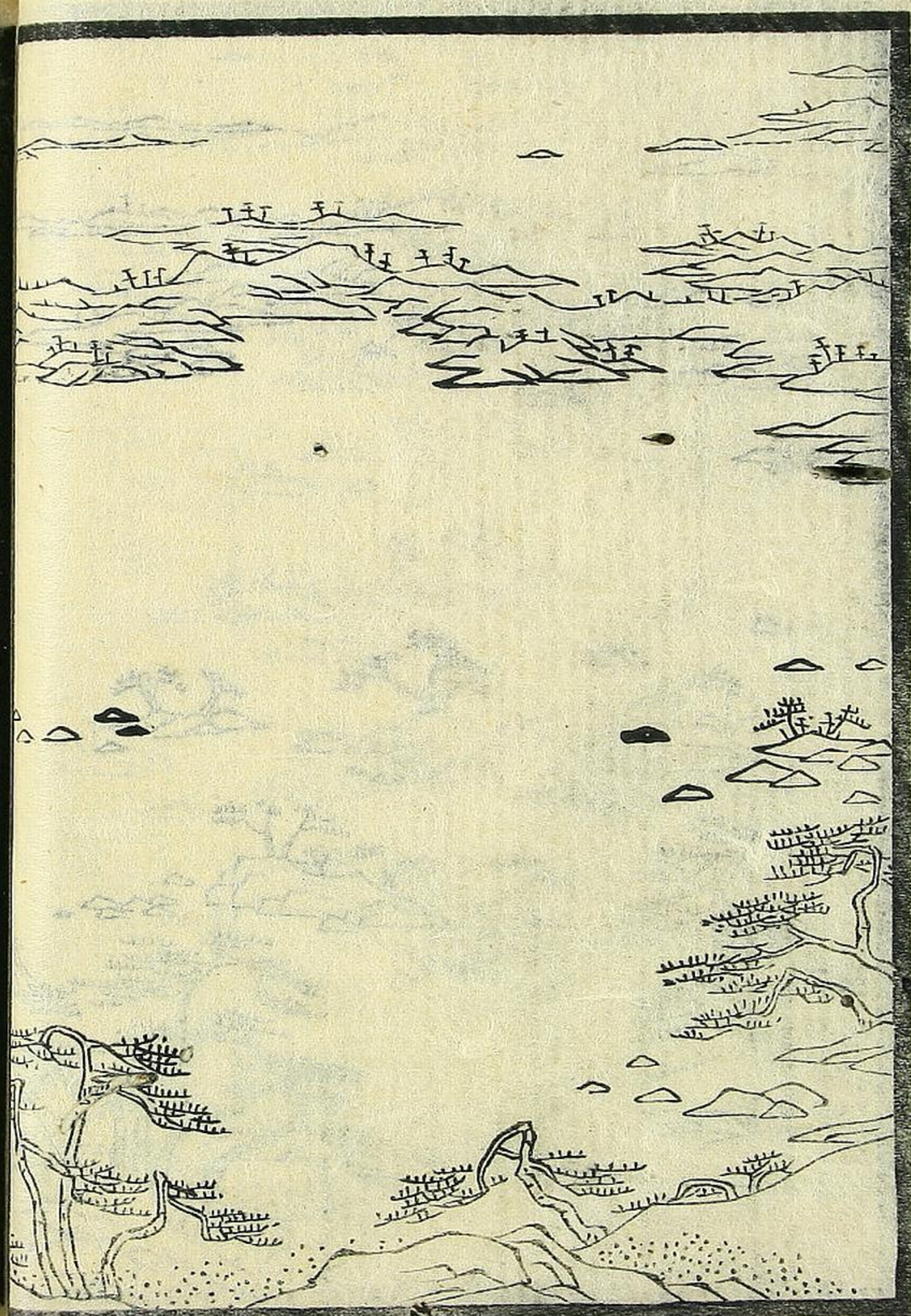
易持文草

三卷

廿六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left page, likely a title or descriptive label for the illustratio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title or descriptive label for the illustration.

耶宮戶寒潭諸大洲之外，水祿無際，海舶來湊，以通
有無，則蒼生之利用有焉。富乎此山，土人艷稱松島
風光，咸聚于此山矣。信矣！近瞰林麓，縣崖萬仞，慮度
尋橦，有時乎施焉。六寰外之想耳。若夫風伯怒，海
若盪，涌波浪如山，洶然與松濤相答，夜破旅窟之
夢，令人夢寐不忘。我余宿富山，僅記其萬一者，如
此。是日四月十有七。

漫遊文草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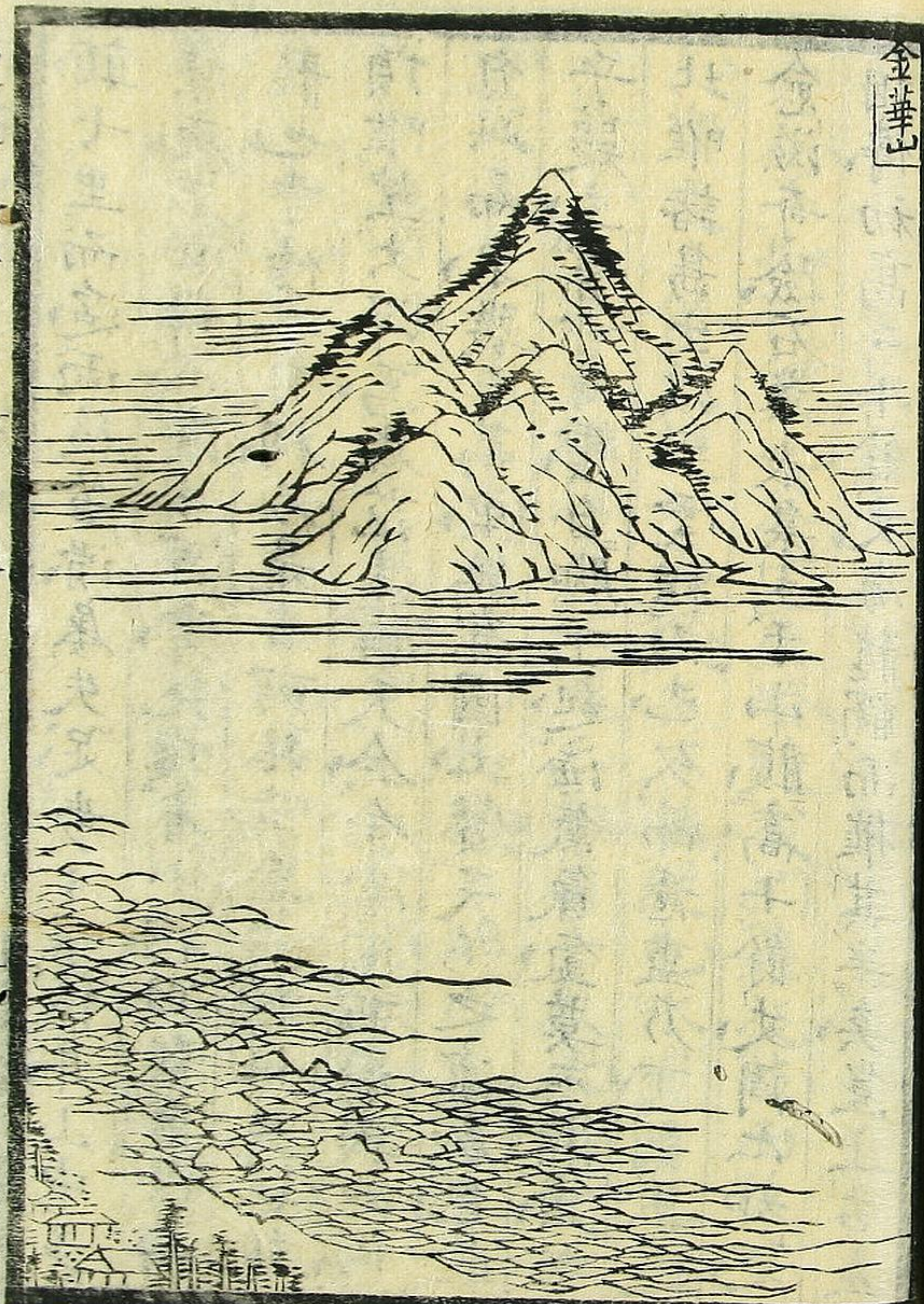
山城 澤元愷弟戾父 著

登金華山記

吾聞之天神氏之世，大造四極，以鎮大東之國。乃金
華之山，是其一也。云古昔未有山，名天平年，陸奧國
始貢黃金，改元天平勝寶。大伴氏化國歌，以獻焉。其
名金華，自伴氏之歌，稱其山在奧之極東。屹然于
海上矣。高不過百數丈，周回僅三十六七里。要一
孤島而已。然為奧東之名山，不翅在我一統之志。亦

載以稱為但地之僻遠游興之履罕至余以戊戌首
 夏望後五日游初發自富春六十里而石卷自石卷
 至金華又六十里許山路巉岨越嶺涉溪或沿海岬
 而行不復見行客時聞鴉鷂之聲淫了宿而抵鮎川
 村距山數里尚不見山出村登一嶺名曰駒嶺
 上始見海山疑非金華已嶺下海津曰山鳥海路約
 六里許似可一跳而至矣是日夕渡海而宿山寺
 厥明有雨余向在鹽坎偶化禱晴詩徒復舉其句耳
 既而雨歇雲收沾沾無措急請鄉道而發自寺至山

金華山



金華山
 漢遊文萃
 第四卷

顛七里而遙，雨後苔滑，屢失足，步之唯慎耳。山中多
 麋鹿，不必辟人，濯之可愛。絕頂有小祠，曰龍藏，祭海
 龍也。寺傍亦有祠，乃是古所稱黃金山神社是也。絕
 頂唯望大洋焉，森茫遠與天合。余嘗閱西蠻輿地圖，
 自此而東，幾千萬里，無有國土，實天下之東極也。賸
 乎疑之，嘗寸之雲，自脚下起，海氣氤氳，莫所睹者，西
 北唯諸島出沒于雲裡而已。久而意盡，乃下，則獸迹
 愈滋，奇險石華表，臬立于小腹，高十餘丈，周之如之。
 相傳初高二十餘丈，海龍觸而摧其半矣。豈上古左

此石柱，以定東極者，耶。所謂四極者是耶。俗呼做水
 晶石，不知何謂也。益下益嶮，時或捫蘿，扳枝而後下。
 足鄉道之僧，輕捷如猕猴，多不能從也。水濱有名大
 小通者，大通最雄壯，石壁圍三面，廣十數丈，高數十
 仞。風浪自千萬里來，激怒而騰揚，玉碎雪飛，若怒甚。
 將衝天而冲如百千，白龍爭先而登，然小通則大石
 重疊而已。太抵東邊，皆巨石，大如夏屋，積而化壁，不
 則甃而砌，莫非奇觀也。不然，不足以鎮大東之國焉。
 爾。

平泉諸游記

余已登衣關之墟未嘗不慨然淚下也豈日本武尊之所陣耶其故址曰白鳥遠乎邈矣爾後阿倍氏之偃蹇此土十數年矣官兵屢屐隱如一敵國自非清武則之勤主雖以源奧州之武略豈易與哉至于藤清衡之霸于奧羽ハ何啻唐季藩鎮乎秀衡秉二世之資雄据一方其人沈毅勇略勢與源追補相抗平宗盛之甘餌烏得能致乎其壘謂之高館源豫州之閱構流落遂歸秀衡豈悔昔日不聽牛後之說耶秀

衡喜其歸已乃舉二國兵馬以任其驅使巨頭公莫敢藉手也其館址今有一小堂秀衡既薨憲子孫必不能守業遂遺命泰衡等國政壹聽豫州之處分泰衡暗弱不能守乃公之命文治五年受鎌倉密旨而襲衣川墨事出不意豫州自盡其部下多戰死龜井松即重保致命之處鈴木墓亦在其側僧辨慶之多力立死而不倒至今為止啼之語有辨慶堂而置其像焉泉城故址即古白鳥柵阿倍成道修而居時謂之琵琶柵忠衡據其地時謂之泉城秀衡多男獨忠

衡奉遺命而不黨遂為諸衡所殺鎌倉之討泰衡一
舉石卯諸衡敗沒其事其骨湮滅而朽唯忠衡之信
義口碑不滅遺骨配葬于祖先之壙誰謂天道貴
乎末神川昔日流練稻山下與衣川合于此今川西
移數里余徵古圖而知其然已阿倍賴時植花樹一
萬株於東稻山麓故來神六謂之櫻川僧西行國歌
有芳野外有此花句則文治年尚存可知矣中尊寺
在關山之上東鑑載寺塔四十餘禪房三百乃清衡
基衡相繼其志而成焉今唯存金色堂一切經藏金
色堂三衡埋葬之處堂內四壁皆塗金螺鈿珠玉今
唯見其痕耳俗呼做光堂當年可想余聞之仙臺人
曰寬永年仙臺疾命修補之因發而睹之清衡松在
堂中央長可七丈幅二丈有許其尸裹以白綾殉以
雄劍一口鎮府印一顆它物不存基衡松在左後秀
衡松在右後各雄劍一口忠衡首函高二尺方一
尺半髮而藏其側云藏經三部即三衡所寄也今殘
缺不全一部有紫金者有金銀交行者印板者最奇
品其裝綾羅標水晶軸一函十卷函制之極精又有

十界曼陀羅_ニ以紫金最勝王經文作塔勢緣邊著
色畫其形相_ニ極緻密其書蠅頭筆致可玩顏色如
新余為之復想其盛世耳余在僧坊三日請而搨鐘
銘以證此游按其序長治二年藤清衡奉勅創寺建
武二年罹災康永二年改鑄云嗚乎亦未嘗不慨然
淚下也五月一日化記於山日驛舍

松濤閣記

元愷遠游陸奧諸名區遂來松前古昔北倭之
地即夷種巢穴也今則儼然東北藩鎮都城赫乎依
山高其壘海是之繫江差函館左右化翼城下舳艫
如雲舳艫相銜固苦留果是民所業乃松前侯先世
長驅被髮長鬚之異類所以開拓也至今數十百年
與民忘北顧之患勳_ニ偉矣今侯憑數世之資武斷
為政是以其士皆援臂引強趨捷徒搏馬則鹿超而
龍驤鷹鷂號稱海內第一又有狹獨橋之良若夫操
練以時三令如響馳騁儼佻凌絕嶮之峩_ニ而斃然
噩搏糜鹿於是長殺短兵攘臂而靡之抗足以蹴之
魂禡而自踢跌應弦忽飲羽或窮飛禽之棲宿又陳

魚於海濱是其荒于禽而盤于畋者哉非用此造士
 不足制御悍夷也若不然如不佞愷至則虛已以問
 改其屈尊於羈旅豈能如是哉既見愷於心寢遂賜
 宴便殿便殿有閣名曰松濤乃燕息之所也因命化
 其記憶已授簡凭欄以眺退思其所以名者蓋有取
 于風者耶夫蘋末之微已怒乎土囊之口遠挾海潮
 而緣洋蹄天紅之阿來而舞于行松之間飄忽濤湧
 其聲蔽々尔少焉衆竅逆々叱咤十里行松揉摩化
 濤方是之時虎豹駭怖鯨鯢深潛疾之左右侍衛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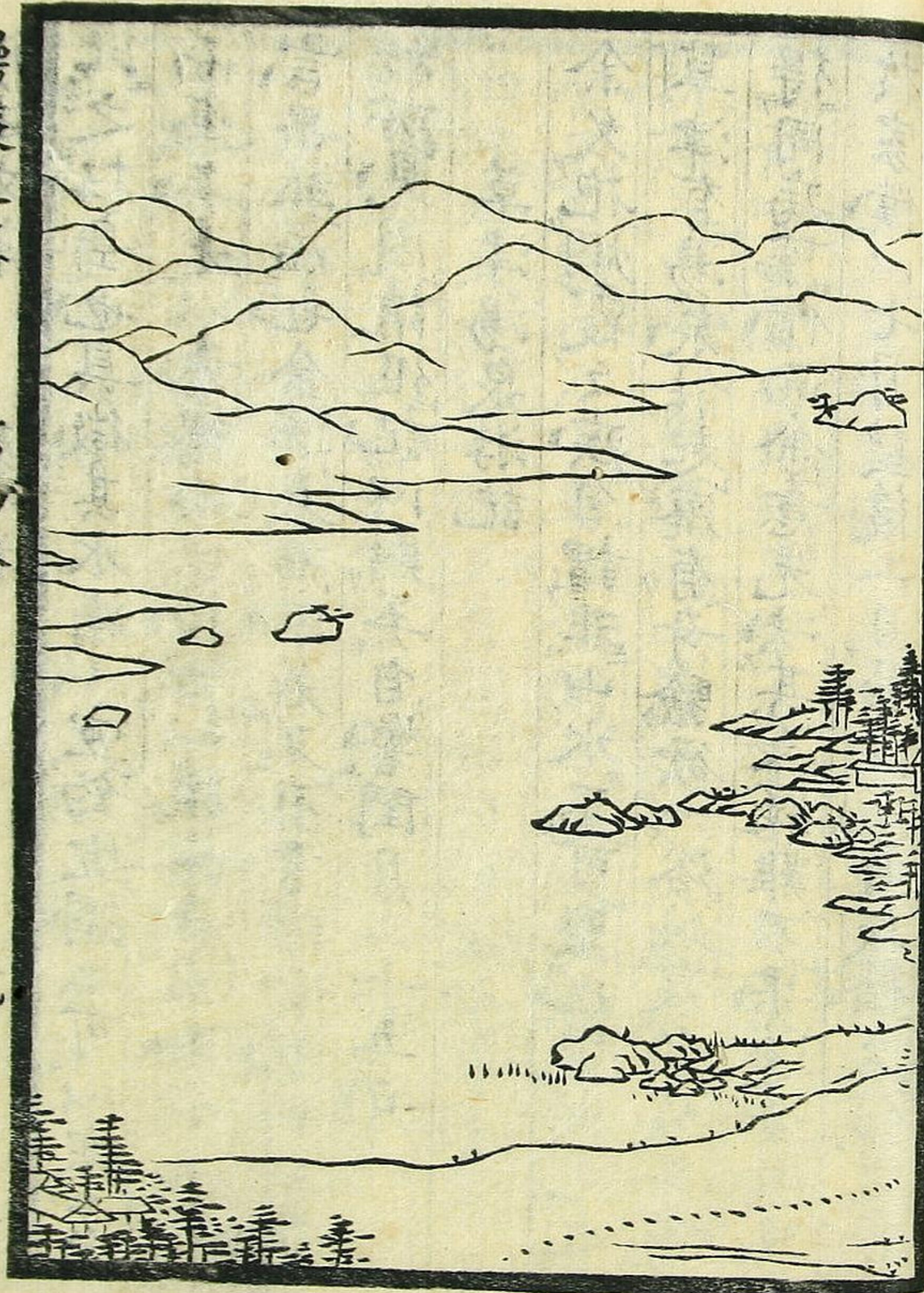
之色失股栗氣索而走獨疾端坐歛衽以觀焉誰知
 疾之意所存乎其有取乎風者豈徒然乎蓋松前之
 為藩鎮以論蠢尔蝦夷自加刺拂多而北其地接東
 韃而韃奴兒干女直新莫斯哥未亞諸夷彌稱強鷲
 若有一日窺窬我邊乎則元帥于水軍者誰數百巨
 艦並進砲弩煩礮均發唯是火之為毒一舉而盡粉
 敵船唯有憑尔力已周郎困曹孟德亦唯以此而已
 居治而不忘疾之思遠矣哉若不然瀕海之地朝潮
 夕汐日夜觀萬馬之白浪猶何取濤於松聲哉夫武

斷為政出則跨駿臂蒼跋涉山野入則延儒臣以問
燕息之間亦惟於是其有取于風以名者是耶非耶
言尚未畢族輟然舉觴以授元愷於是謹叙其語為
之記爾

游蚶方記

余游蚶方而信宿乃謂古人比之松島為勝僧西行
真率其辭尚何溢乎將收行李以發寺僧來訪而懇
留又誓一日再游蚶滿寺枕灣而建其殿在千年
己外云寺傍一小堂名曰挂袖相傳神功皇后歸自

伐三韓御艦始達于此地后游蚶方而樂御衣偶濕
乃更而挂之松樹後人存甘棠之愛僧慈覺就而寺
焉村老云古昔灣之深淵海舶下控於灣中今則厲
揭矣潮汐所通者三所今淤而塞僅一帶而已是以
潮勢不及古民隨而佃其變可知也下午泛一舫以
縱觀寺僧指點洲名能因島因之所嘗占所咏國歌
寔存放生島有小寺北條時賴微行海內之日所寓
國歌十首皆賦其風景矣西行所詠櫻樹兒孫於今
繁茂自餘不必記其小名磊落佈置天工猶又與其



鳥海山
蚌方

鳥海山
蚌方

比之松島也。具微其水瀑，宜釣宜網，可以寒裳而馮矣。是以意暢而快然，所以勝者在茲耶。古人之言果非溢也。余遠來而游，若無寺僧，凌客則自棄於所見，因請紀記以贈，并自警。閏月二十五日。

草津湯泉游記

余久抱烟霞之疾，自謂非山水不可鑿也。嘗聞毛之草津有湯泉，能起廢，有奇驗。欲一浴此泉者，以矣。偶得同病可借，而余意先決，其人疑難不果，遂負游具於家僕。以七月望後二日，發江戶，自板橋至信之沓。

掛直徃二百許里，僻地有可厭風景，無可記。獨妙義山奇峻，未登而先知其靈境。爾廿一日發，皆掛驛北折，忽入山路，與淺間山巔咫尺。北風栗烈，寒氣徹骨，不可騎也。乃下馬而步，聞之淺間之高，與富士相伯仲焉。或然行十餘里，有巖曰狩宿，俗傳鎌倉公獵淺間之所次也。又行可十里，淺間忽焉在後。又面白根而行，白根山又與淺間相伯仲焉。白根與草津相距六里，山皆硫黃湯泉，根于此云。得一小驛曰羽尾，過此無有人居，山路阻阨，草樹不殖，為疏黃故已。

自沓挂至此迂曲登下六十餘里始抵草津連筭二
百餘家乃湯之成蹊也民居如環之中有湯池流如
大川先得一快日猶晡時賃宿而休濯足前槽槽上
引流化瀑小大十有五高者二十許尺最卑尚十
許尺浴者隨意拊患所槽中常數十許人自傍望之
恰如禦中魚又似佛說所謂墮在焦熱池受苦者余
不敢沒入輕瀆身而止翌旦飭畢輒往遂不免為
魚為受苦耳自此日浴三四次為度兩三日後腹中
微痛下利二三行但食日加是以意益暢三四日後

心下痞痛乃延鍼醫以療焉五六日後傷風頭痛故
不浴因散步村中登藥師堂觀溫泉奇功記陋
拙罕可取者然舍此何徵六惟在夷狄引之亦
記曰建久三年鍾倉公始浴此湯至今浴者輻湊行
季往來秋夏之交動輒至萬人云今茲遠近有水災
以致浴者少於常也然今畱宿者不下千數百槽凡
七所治功不同然大抵諸惡瘡頭痛打撲寒疝積聚
五痔癩風諸癩為主治泉為硫礬所蒸其味酸苦不
可飲也飛瀑之湯最酷四十已上人不可專浴此槽

諸槽互浴為妙云若拊瀑者自頭盧至下部而後及
患所起下而及背至頭亦不妨直拊患所動致眩眩
瀑之小大強弱自擇不必勉強然小之多時不如大
之少時也但禁拊胸腹及背面五六推也其在槽時
勿躁勿悶先定氣而後漬身稍就瀑其出槽亦同日
飲湯一口不多飲多則動搖齒牙下利生害若便秘
者飲一盃以取利余試飲之湯氣似有毒不復口也
十四五日後有兩股舉丸糜爛出汁不治亦自愈甚
者以綿包裹自然乾燥蓋浴之治疾以寬為善不必
拘臆數以愈為度浴次之漸加若虛羸過常者初來
不即入浴一二日身慣地氣而後就浴此法最善時
候以四月八月為善五六七月亦不妨也是以本草
津言之他方固不在此限浴時浴後切忌房浴中不
禁肉食但禁過酒浴二臈者將息亦二臈却禁酒肉
油物三臈四臈以此為度此法亦極善倍以七日為
一臈也此湯名於治癩故四方未聚殆不堪其穢但
飛瀑如川輅不容其穢入是以不厭然斯疾竟不愈
不亦可哀乎但腐爛者就瀑而洗其穢僅可延日耳

其深者頓促命期是故每歲宥死此土不下數十人云

余游草津攜香大冲所著藥選一本未以取則於此得益固多雖然在門墻則麾豈無其辨乎蓋古人之於湯泉游也余嘗讀水經鄴注不言溫泉治疾亦不如此際多溫泉也上世我民溥樸山野固乏湯液之治於是百病一浴載疾山谷余嘗入蝦夷之地而想上世光景耳蓋毛之野可浴者數十所夏月游浴草津日數百人何盛之惟僻亦惟笨其謂之古遺耶若

輦下兩都與通邑大城豈舍湯液而求治山谷哉其浴治者托之以游耳近時平安一醫有後藤生巧思施治遽發一微於直情首唱浴治奇驗其名高于一時大冲受業其門張皇一家之說著書建言其說謂但馬城崎溫泉為海內第一其地去都下不甚遠且巴人多和碓就人從此城崎常為疾之藪段使其說之是東與北垣之多湯泉渠豈咸履而試乎夏虫之斷適見其妄耳又其說曰地中有水脈有火脈其相交處乃成溫泉焉古人所謂硫黃之說地性之說

皆非也。惟夏虫哉。所謂水火脈欲律人。是小天地。耶。鑿人哉。蒙恬所斷者。水道耶。此土之多湯泉。火脈。獨夥於彼。耶。海中火。火脈耶。掘地者。未嘗當火脈。山崩地裂。未嘗見脈之所通。渠斷。諸其臆。而不疑。何其無忌。憚唯越之妙法。寺村發火。似是。可謂火脈矣。然已是一奇異。一奇異。何遽律之天下乎。且村中火發地上。既非火井。與夫淺深之說。皆不通也。至謂置硫黃水中。而水不溫。其說之窮。可以見矣。博物志所謂水泉有石硫黃。其泉則溫。今徵之事物。而可信。

矣。又有。白礬為根者。陳仁錫所謂溫泉所在。白礬。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煖流。為不失耳。但太冲辨浴法。其裨益於浴者。不為不多。太冲之一時之良也。惜哉。一定推衡。唯拘所見言之。無文烏能行哉。湯泉治病。固此際。舊俗其有益於山野之民。廣矣。大人君子。非所恃也。然有時乎。有恃。余亦非徒游也。余駭太冲說。欲攀其善。已今取其浴度。浴法。浴禁。并余所親試。以告游浴者。太冲曰。其初浴也。胸腹開豁。頻飢能食。湯之應也。四五日。若七八日。後或下利腹。

微痛若裏急者亦治驗也余浴草津一兩日入槽
二三次覺腹中拘疔微痛既而心下痞鞭皆云腹有
痼癖者不堪此泉也余頗疑懼然亦恃太冲之言矣
果下利二三行後不復痞也皆云此湯以瀑為要不
拊則効不多余試拊一日胸腹如初用鍼而愈後拊
大瀑不復痞也然羸人老人皆不宜瀑也余在草津
見及斃瀑下者二人其一入年三十餘治之即甦一
人五十餘快瀑而貪氣絕而死矣由是觀之取一旦
陰釀巨害可不戒乎太冲浴度一日二三次為律羸

人一二次強人或三五次過之則疲勞草野愚民一
日或至十餘次不啻不能治病將傷害生命余觀浴
草津者大半山野之氓大抵十次為常其不就瀑者
自汲以灌其頂數十遍余亦倣其為千百人皆然如
無其害太冲曰凡浴者先浮槽邊可頓處徐灌注
兩肩及腹背浸巾洗面平心和氣如稚兒為水戲而
後沒入槽內霎時溫體必以周身煖透為度灌洗沒
入以再回為律此是浴湯之要不可易者也余今用
此法日浴三四次實得其宜耳太冲曰浴中最須辟

風寒浴則汗出腠理開易傷寒是誠然余非不警早已感冒可慎已又曰浴後戒假寐誠然余謂出浴須速更衣濕引邪氣若衣濕而不更則自軋夏月浴者多不更衣浴衣如此水氣必入後恐生害耳大冲曰浴治時禁生冷肉食豈嫌以腹為鍋耶殆為之捧腹耳草津俗法禁在浴後頗得古人將息意又關西浴後忌浴常湯太冲辨之為是又信忌浴後灸草津信法瘡家必用灸浴後日浴常湯為妙土信同異耳余游湯泉不少莫盛於草津也莫酷於草津耳

庚子月初二

手錄草津客舍。

登金洞山記

譏而不征其闢曰笛吹余遊草津湯泉而歸路已入關下右折入田野今茲關東有傷稼之水笛吹川亦溢傍川之路盡破馬行極艱川漸遠而路漸平行行十數里忽得一大路忽得一大門門中有街開店待客此山香火之盛可知矣少婦競出延行旅如吠客之犬如爭巢之狙可厭也入店飲食乃倩一村童為鄉道不謁妙義先登金洞余夢寐此山十餘年

矣天縱之緣喜有今日哉。擡頭望之峰巒簇然得意已甚。登僅數里已入佳境。踞石而觀。無不奇。唯不能一旦盡其奇也。乃呼墨斗先摸一幅。東南而起。有一大峰名曰金雞。峯頭如聚指。真玄指天。其與金雞並立。曰天燭峰。獨頭如竹筍。起于千尋谷。隔谷有仙人岩。西逸。下有石橋。下如洞口。然轉北則石壁峭然如千仞之墻。列之樹上。名曰鼓子。唯隣者曰辨天峯。頭皆山骨。豈土精所凝邪。又登僅數里。金雞天燭在前。觀則已轉。山闕則房總之海將。寒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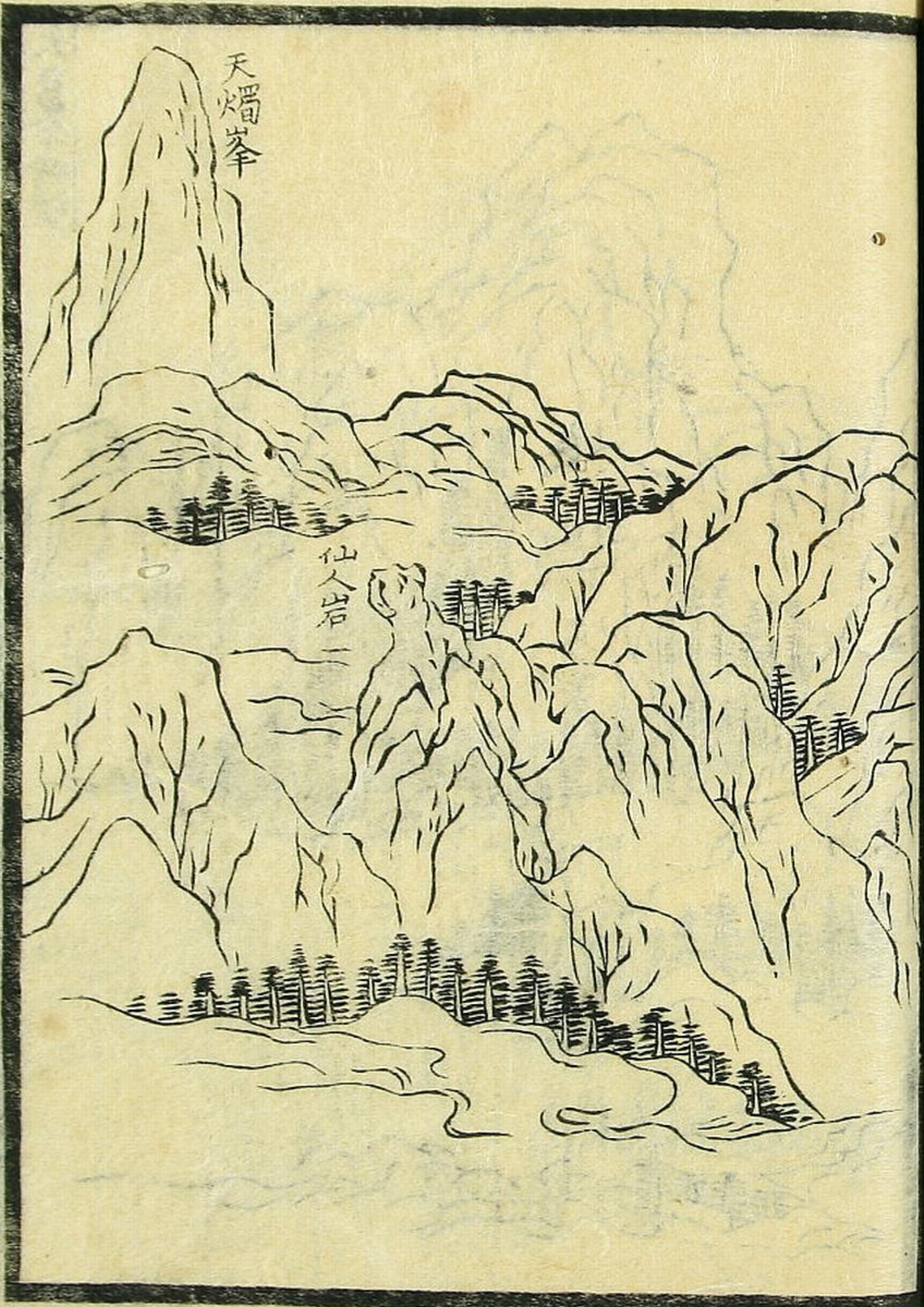
耳。又得一幅。大抵一峰一壑。無不可圖。莫不可記。余游山不為不多。常患鮮可記。獨此山多奇。筆不遑。罔文不遑。記足常不偕。目口徒呼奇絕。爾登凡六里。得一衡門。正東面。遙與房總諸山相對。余搜羅鉞試。遠鏡童子嬉。貧而不措。余又摸一幅。起自南。其峰卑者。猶且千仞。突兀稍高。稍銳如錐。如鑿重而剪。向則錐最高者。將鑽天。爾自衡門至祠二里。而近其際。最多奇。距祠一里。有一石門。高五十餘丈。廣可十丈。實一片大石也。藓苔生樹。望之如山。近之石壁也。

壁有孔至則路通而門何奇門內有一石峰余姑名
曰筆頭岩真如筆頭然其高石門數丈仰觀多時
奇絕至此極矣過門數十步有一石壁之間化窟
中靈泉涌出酌而飲焉寒烈徹骨頓消苦契至祠憩
息祠者祀日本武尊寺僧曰武尊東征之日始登此
山故祭焉祠旁有寺曰嚴高寺祠之上方又有石峰
上置石人名曰大日蓋釋氏所配祀也余姑名曰大
日岩至岩頭可三里石磴百餘級路窮而板石峰
窮而石隙僅容身名曰磨鬚岩累石表可登乃石
人所居也下瞰三面皆谷石峰非一皆立其谷身所
攀不知其高不見其深睹旁峰之高而我足軟目
將眩東北之望最美口稱奇絕不已忘身在危嶮又
命墨斗換一幅童子徬說名義陋不可記但如鬼
面其稱頗副矣其岩如華表圓立梢末表頭如盾面
貌似周其上三峰奇秀左右前後靈列雜立皆表於
巒樹梢又有二大石而人立如相揖而未進如肩
隨而罄折欲一求名狀以記日已西傾乃下再入
寺而憩扣寺僧以山之游踪祠之起本僧唯說道士

易遊記

第四卷

十九



金洞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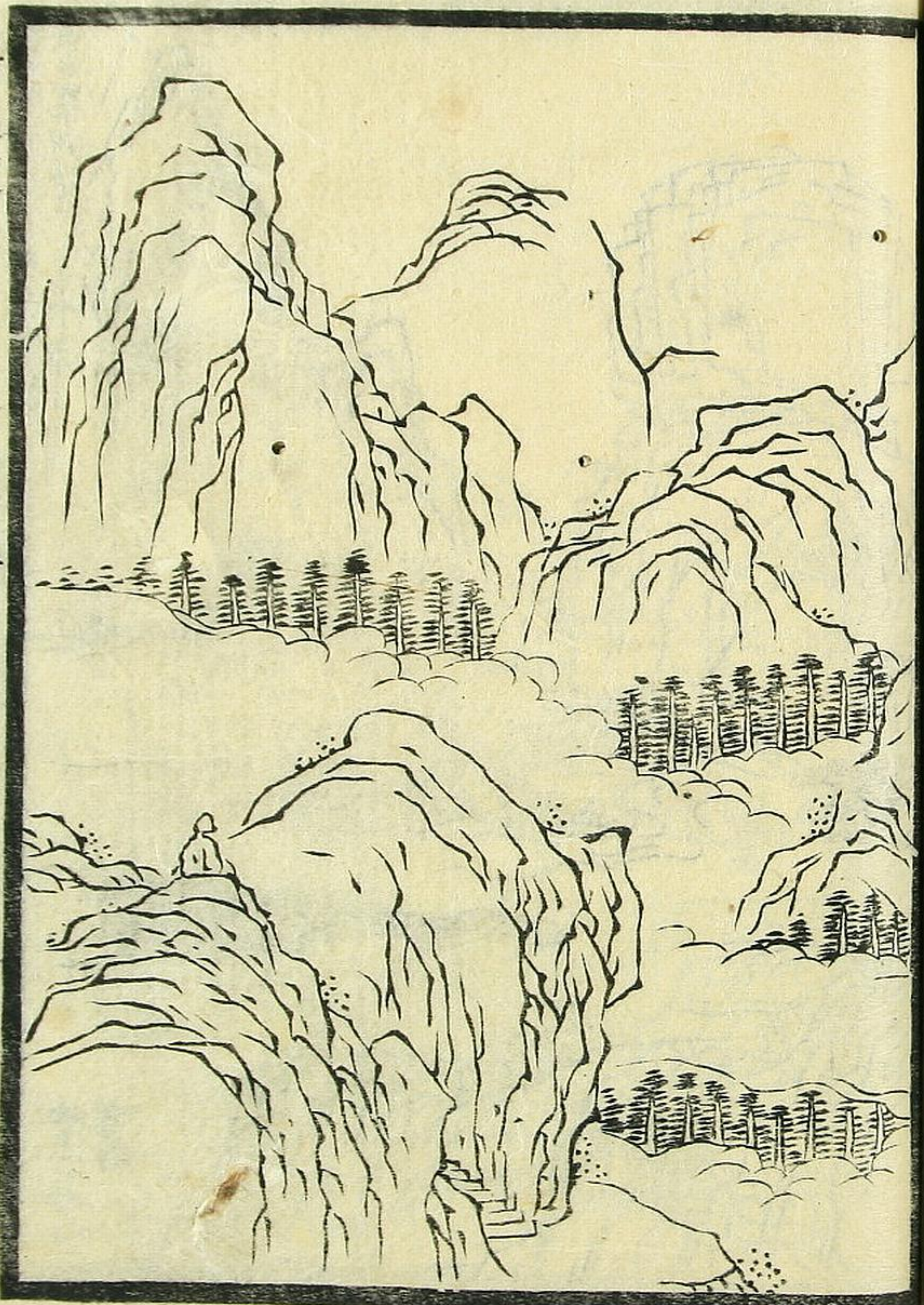


清溪

第四卷

十九

易方
天
山



大日峯所望



湖
遠
城
望

廣
野
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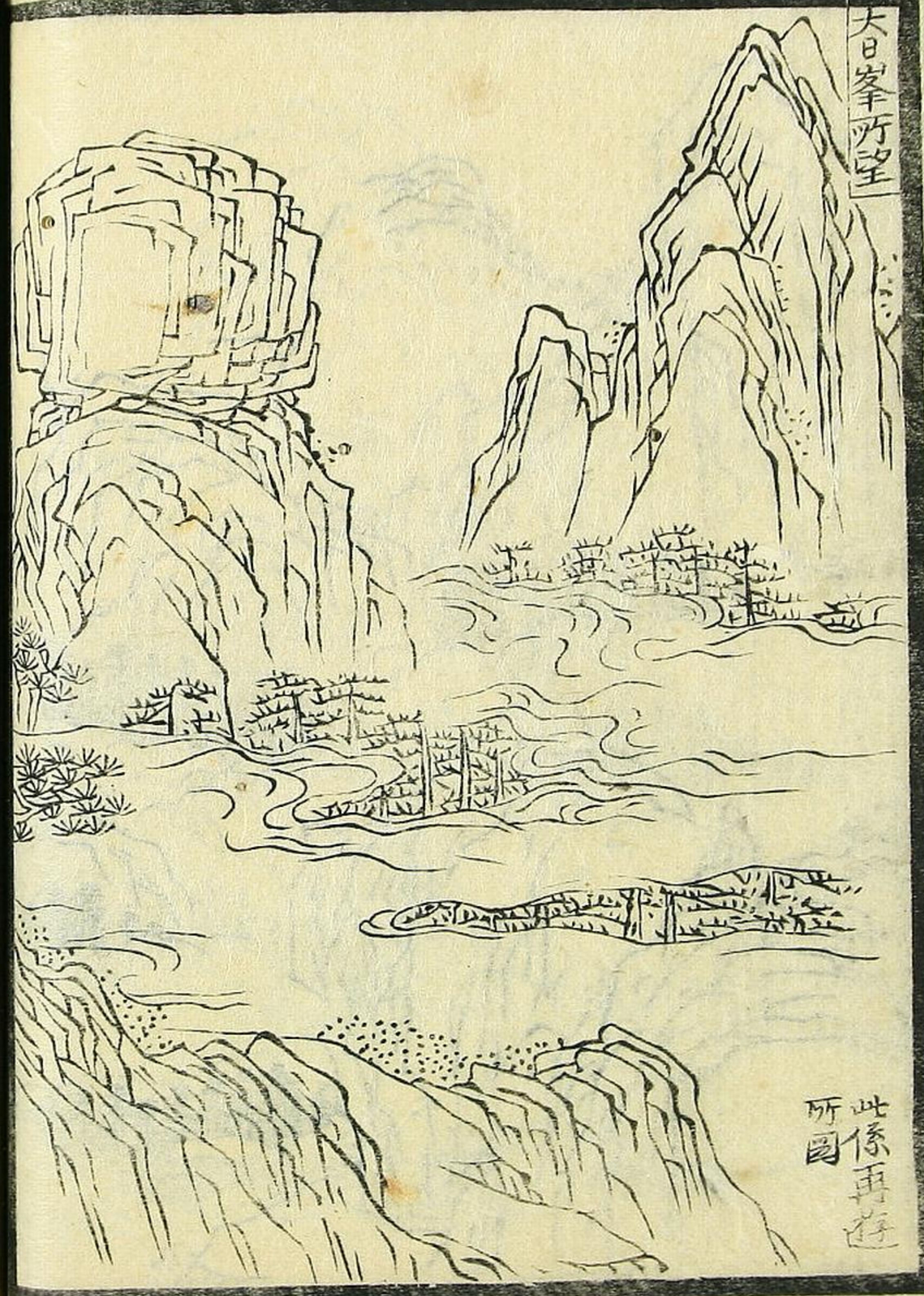
一
千
年
前

陽明文草

第四卷



大日峯所望



此係再遊所圖

陽明文草

第四卷

長清事，在百年前，其前無得而說，其後未有游于此者。近有邦人高克明者，化道士傳，而立碑其墓側。碑未刻，僧出其傳以示，據其言而知金洞之稱，倍呼中岳，聳其右者為白雲山，左為金雞，故有中岳之稱耳。其祠之所，初未之詳。地主神稱波已蘇，神名帳不載，亦未詳何神。世人所尊者，所謂香火之盛，唯妙義祠。在白雲山麓，磴道百餘級，祠貌極壯麗，聞之白雲山，最嶮，其奇不及金洞，故不欲登也。其祠亦未詳所奉祀，皆以長清為開山祖，其墓在金洞山上。方

距今百二十年矣。在妙義則曰：長清法師，今茲正當一百年故。東叡王奏贈僧正位焉。神仙固不可思議，沒年不同，乃其職由爾。唯山之奇絕於海內，游者何罕，余而不記，亦將何以傳。然余所登中嶽一山之，之大白雲、金雞皆屬，豈一旦所能盡哉。

青霞堂記

九峰山人書堂曰青霞，余留宿其堂，化之記曰：富哉堂之為名也。蓋上毛山水聚其勝於西南，牧之鄉，西南牧之勝，仁田是為稱首。夫白雲之高峻，金洞之巖

大桁蕩菴蓋川牧水潭繞其麓為之兒為孫欽山
鞍山大倉小倉鹿門伊州日夜競美而獻其勝而無
盡者必皆山人之有而此堂之為名者耶泉甘土肥
是以桑麻之業民以富饒家釀之醇名于一方山人
嗜書而萬卷充棟無他嗜好桑麻家釀各有主者而
存是以范蠡之計倚頓之術山人居常不措意而屢
中屢中而不居恬淡泊如守成而靜日夜讀書於此
堂白雲之高峻金洞截薛大桁蕩菴蓋川牧水潭之
繞其麓乃至其為之兒孫者競美而獻其勝唯山人

而後為有尔余留宿其堂窺見上毛山水之勝聚此
而會者其取之衆山之青霞鳴乎堂之為名富哉范
蠡倚頓何與余不待其請而成竹已存請時乃拔筆
而記壬寅夏四月初四同山伯經游
上毛初七訪山人於仁田里

石門記

大抵適意難復逢故余多不再游獨金洞之勝夢寐
未嘗不在懷也會九峰山人促我再游神飛恍惚遂
拉山伯經而發之欲恃其手而圖我適也已宿山人
之居四月矣孟夏十有一日得霽而發仁田里循牧

水而行凡十有二里其村曰小殿山稍近則石奇流
刻人籟為泉聲所奪不復相語伯經擇佳境以他園
果是一適行十數里山已近則霧收雲散豈待我而
媚耶伯經得意益甚抵山寺而休足雇鄉道先登第
一門蓋門而山三而石其高幾百仞如垂天之雲兀
然獨立寔門也門楣如山影其高十數仞兩根相距
十餘尋伯經驚呼嗟嘆遽以班荆而圍門前途窮唯
逐導而前伯經勇往直前垂枝藤蔓亦不顧導者上
伐下披而先余與隨漸二名相呼而續焉乃坐一巖

頭以望第二門建馬鬣崖上而壁故可望不可出
入上哀下狹偏而倚兵如左腋然但如垂天之雲兀
然獨立則似矣第三門如半輪如洞口高僅十餘尺
其屋亦不甚高其間截然不可越乃所謂馬鬣之巨
也獨第四門開豁廣大二十餘尋高則居第一門三
之門前臨大壑不可側隔壑而樹立者曰鬼寢峰
峰特秀而上平固不可至也蓋第三近於第二之距
第一第四近於第三之距第四二與三遙相並三與
四遙相對間皆可半里四門皆南面自北起數者漸

曼亭文卓

第四卷

二十五



石門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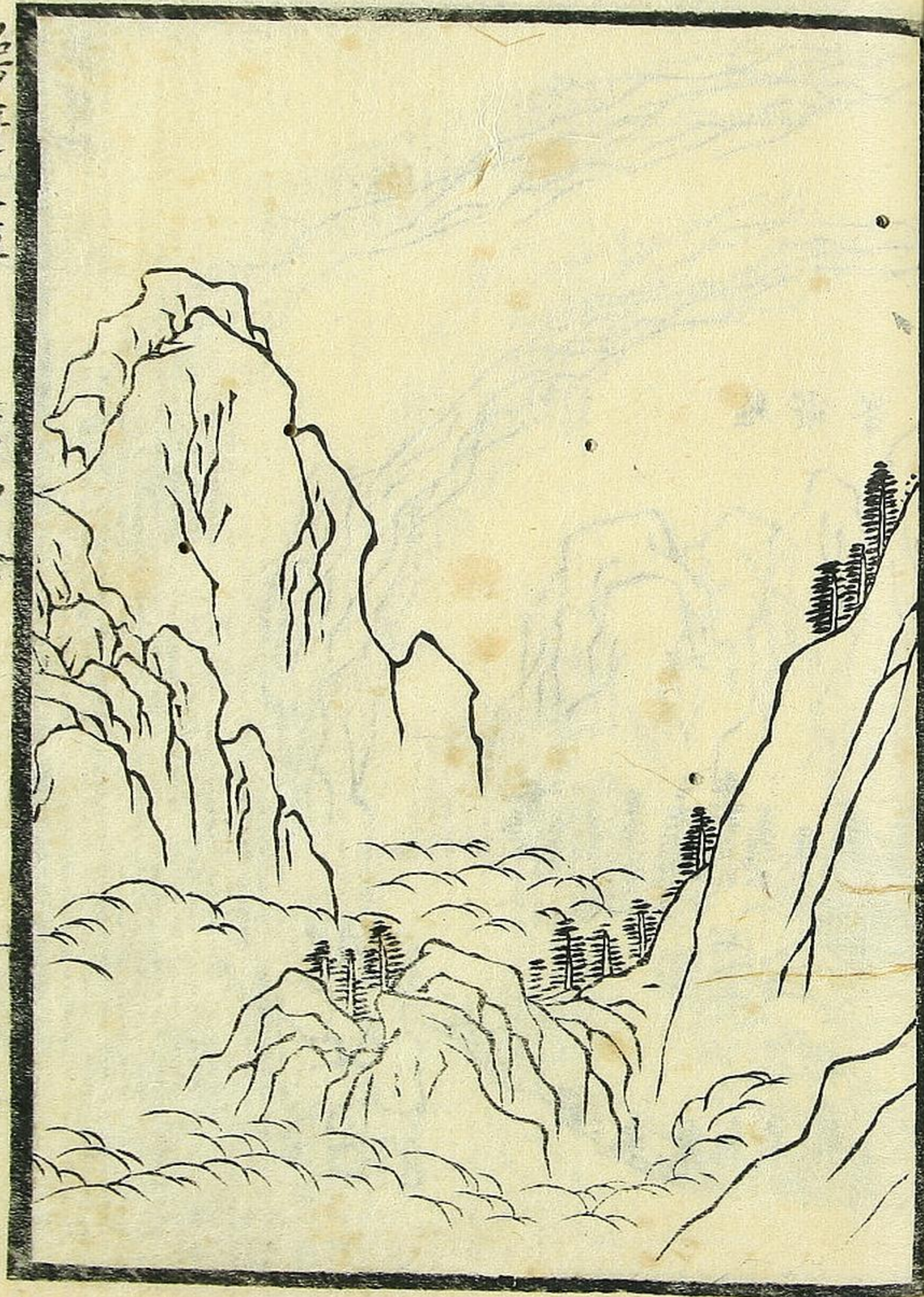
曼亭文卓

第四卷

二十五



石門第一



石門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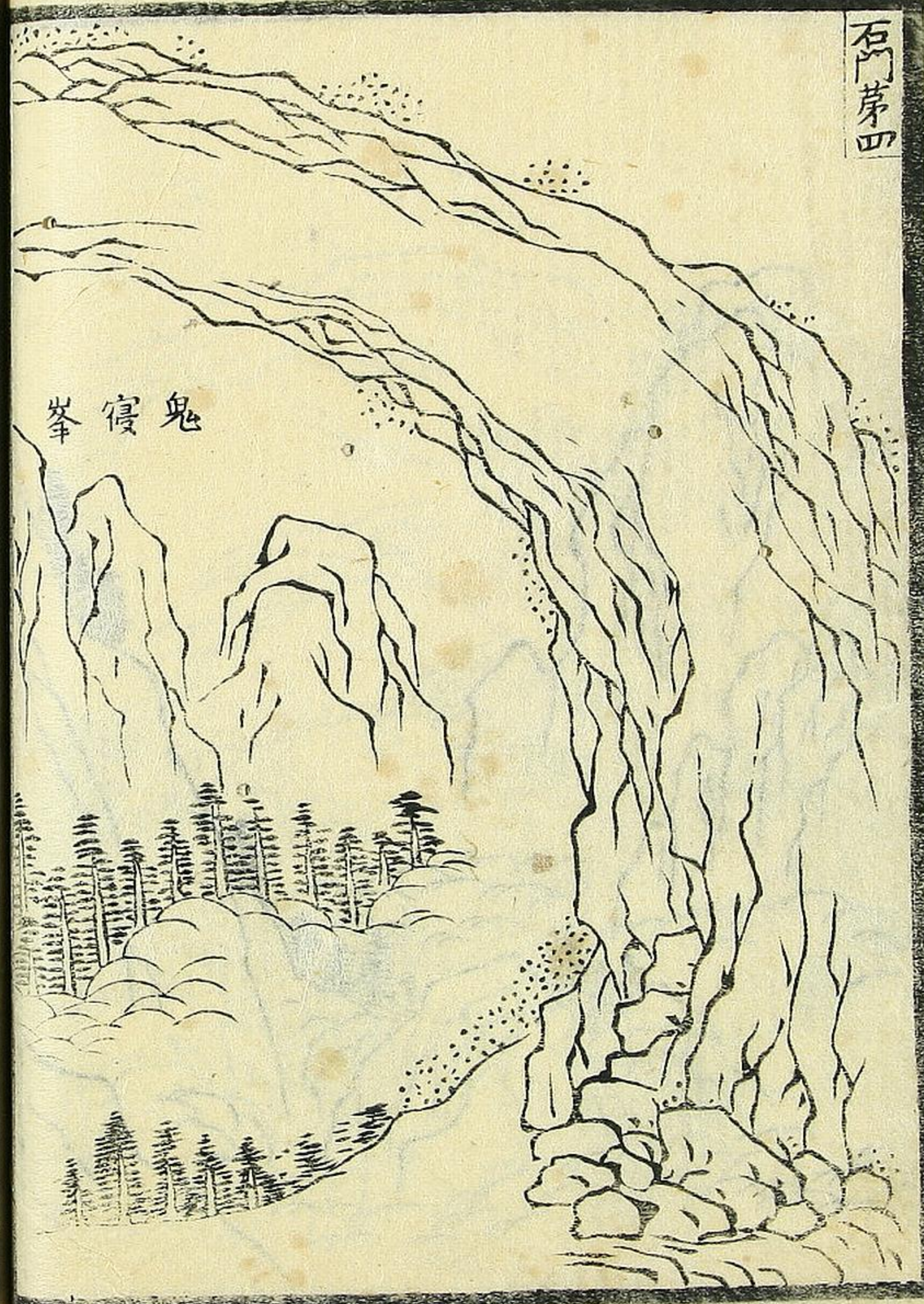
石門第二

石門第四

石門第五



石門第四



鬼寝峯

石門第四

河津文草

第四卷

二十七

其嶮也。伯經化圖四幅，乃成然。志不過青碌，其門也。若夫滿山金碧之美，豈一朝夕所能盡耶？令我愈益夢寐其勝，遂宿山寺而記。若前記所言，不復贅也。
是夜記于嚴高寺客舍

積翠堂記

南牧距東都二百有餘里，余不遠而來訪。金谷山人山人請余，顏其堂，因化之說曰：蓋自發東都郊野千里，所望唯是莽叢，已過甘樂之水，而藤岡而吉井山路稍嶮，山色稍蒼，已登小嵯嵯之嶺，硨磲石，層峰巒之美，互競自仁田循南牧川而東，則泉石礚礚，幽峻左右相薄，黑瀧、龜洞、猿嘯、礪石，諸山簇簇聚會而圍繞。夫礪澤之鄉，焉乃是山人之居也。開牖蒼翠鬱鬱，侵坐襲衣，豈惟一丘一壑之故哉？是以余名其堂曰積翠。山人居常讀書於此，不復窺金谷之園。其日夜所積發而為詩，嘗以詩游東都，與吾黨二三兄弟相歡，余亦與焉。故今踐前約，同山伯經，未叩幽扉，山人為余雞黍，日供無所不至也。若夫黑瀧、龜洞、猿嘯、礪石，諸山之勝，未盡履，故姑置然。亦以論山人庭中物。

故余舉所以聚而積者命其堂爾四月十三抵嶺澤其翌有雨乃應需

他而

最勝洞記

登石門五日得最勝洞矣洞初無名稱淳園氏徒名其山曰兩寶據有天女祠也祠名最勝之殿今取而命焉在信之佐久郡廣河原距金洞五十餘里云河恭卿為導抵寺而憇寺僧齋蠟燭而伴燭柄長五六尺照可托足之處而後猿貫而入焉洞之形如蜂房如螻蟻其口相並如鼻孔然乃脫簪舍杖匍匐自左

口入則呀然空洞可容數十人矣有水而窮梯而登其背稍下又窮于水清冷照之徹底下梯而左行可二引又窮于水乃自右口出是為第一洞第二洞淺小不足記但其水最清冷云第三洞下狹不容身扞天攀空兩脚踏兩壁而行五六步而下而可容身者磨行三四引不可容之處石隙通天故不用燭也將出後口亦踏兩壁而板已出而睹後出者如壺公出其天然伯經云如蟲之拚甲喻得而效第四洞矮而濶奇少其水極深投石響振于洞外四洞遠

近俱在一里之間，恭卿為導，一洞而樓，二洞而僮，余二人亦不得不學焉。早歸寺，再憇，蓋石門之奇，于天而最勝之勝，在地合之兩奇為一偶，是亦一異也。但四門宜圖，洞則不可圖，伯經之筆得閒而詩未脫稿，午後相攜歸恭卿之家。四月望夜記于積翠堂

龜洞記

厥明四月既望，同河山二子游龜洞，以名山，無別名，乃洞之顯也。自礪澤至山麓，可三里而遙，路經礪山，出礪石，工數十人，化群而家焉。循溪而行，可二里，路窮而山，無逕，踞而壁之前，日山焚，故雖無荆棘之掣，而喪藤蔓之援，其土墳而石泐，失足而仆者數，仰望僅半里許，自己至午始抵一椒頭，榛蒙之間，弥滋無筵，導者且痛矣。余三人與隨，漸唯擇枝條之可攀，足之可托，而登足之失，猶猿懸若枝條披折，則滑焉趨趨，是以先後無常，榛蒙之中，吶喊而前。如此里餘，導者迷且惑，吾人疑懼欲罷，下亦不得。又登又下，卒達相呼相集，乃食所齎以息，而後入洞。洞口如門，正北面，高丈餘，廣亦相稱，入則益豁，然不

覺在洞裡伯經數之得六十武是為深中央高廣更
 加數伯經曰如是而已歟導者乃授燭穿左壁而
 入如蟹入穴伯經曰得非學左元放術乎疑懼之間
 後先以腹為脚蛇行而隨余亦不得不續也已入呀
 然中闊可布十餘席其照之四壁皆石乳隆起將垂
 如指如拳如臂如肩如拳足將蹴相共莫不大叫驚
 絕也滴瀝點點地之窪處泓而瀦焉導復穿其左壁
 而入如初狀又中闊豁然大則殺三之一石狀愈益
 奇余欲剽張公洞記語以與焉然不在今而在百年

後石乳下垂時歟余待後弟戾耳遂擊取一角以證
 此游云伯經此日極得意常超導而進乃曰試險如
 此可謂能游山歟遂題名而下余文不能加山之高
 但使茶卿輩雄于我黨為哉四月十七有雨不發化
 記于積翠堂伯經画教
幅余為贊
 主人有詩

登榛名山記

毛人屢稱榛山之勝今茲游四萬便道以四月二十
 日登河恭卿後焉山在群馬郡距松枝驛三十餘里
 遙秀于百里外其高可知路唯阻遲夙出驛舍越風

海遊文草
 卷四
 三十一

斷嶺。晡時乃抵其麓。伯經已厭。豁路。此日又唯循溪
流而行。恭卿蒲柳自憐。勉強從我。游亦不能暢然。柳
榆相誇。又拱笑耳。已抵山腹。伯經如有待。乃手墨斗
而前。唯有松杉夾道。百尺千章。干雲霄。是可怡悅。已
復前。二三里。突兀巨石。嶮立路傍。高出於松杉之上。
豈麻中之蓬者。石耶。抑松杉欲與石抗耶。橫者架雲
卧。豁如屋梁。如複道。如尺蠖。之將信。愈登。愈出。所謂
如巨象。如狡獪。如虎踞。鳳翔。腐語未足狀也。然我曹
已飽。太字。心不易饗耳。神祠在巨石之間。磴道樓門

莊麗。殆壓。廟貌香火之盛。遂使山如此俗哉。豈人之
佞神歟。將神之媚人耶。若不媚。何容佞者求福。之不
面。豈有所不臻哉。問之祝司。乃曰。祀彥友尊。或曰。美
滿持尊。今祠稱滿行。其義未之詳也。傳說滿行事跡。
陋滋甚。近時管轄東叡山云。神歟。鬼歟。將佛陀歟。余
卒不能辨。則不敢拜而下。若夫大黑岩。葛篋。岩龜甲
岩佛面。岩俯臨石等。土人艷稱。姑置。伯經卒不得意。
唯因一幅恭卿苦吟。而不成。何以慰山靈乎。維石巖
巖奇則奇矣。十八歸于青霞堂。十九松枝
驛廿日宿于山中而燈下記。

游四萬溫泉記

余與伯經游四萬湯泉雖曰烟霞亦為疾已地僻而山水不甚奇其復何記二人已試浴三四日泉性頗慣夏日無事活法切忌宰我氏之好浴後駸然將隨睡魔界者數四遂相警勉強以記耳蓋四萬之溪在山田川上游而距高崎治百里許山田里以東泉之成蹊十有八里傍溪而家焉家之房如水渦屬于湯槽以待來者湯泉之成業亦皆為然獨四萬之泉別有蒸室而治驗心在蒸浴其法矮屋數間架之屋下其室三四相連小於維摩之居而病者默坐寔容四萬之衆而不狹但坐下與焦熱地獄僅隔一箔是以不能久坐唯猶獠心具佛性故能堪久如余為理障所逐出耳又入又出心猿奚躁余室中語伯經曰嘗聞賊忠弥責尚不拱獄吏布青竹於火上裸坐其上何太相似吾曹果首何事伯經胡盧不能答遂出日譁浪猶恐睡魔窺隙耳已而余二人與隨跟亦皆健食日加應知妙智無量之方便順逆不二也余之足西履長崎東北抵蝦夷之地其際所經湯泉甚

多不能詳記然如四萬煎湯未之有也先余游者或紀山川風土或錄治驗所試其言曰香太冲以城崎為稱首未知有四萬也然其稱四萬泉根于乳石者乃阿好之說不足據也余與伯經一日登水晶山尋所謂乳石所產殊如其言也但山之石生水晶肉閃如鍼如棘刺一拳一塊無石不然纖微如毛亦必圭頭六面寔性也疊巒重嶽茁乎百里外簇々無見其際澗水發流幽谷滿澗霽日夜不休惟此深山不出龍蛇其氣鬱結湯泉以涌成蹊成村其戶數十

餘其口數百餘含哺鼓腹各樂其生者豈復偶哉哉余與伯經游雖曰為疾亦惟烟霞為祟耳伯經乃命石工勒題名并一小詩於溪石因戲打之石肌麻起不成字乃笑而指其它石畫此字吟咏以消閑五月五日再賜滿酌相賀厥翌冒雨而發前日宿田子歸路再過五月初六又宿山田里而續記末

浴泉記略代又

蓋毛之野溫泉甚多草津伊香保最著非其效不驗然主治專于一病是以毀譽亦無常獨四萬泉之良

漫遊文草 第四卷

百病莫所不可特宜羸弱人大氏羸弱人其腹有積聚結癥而此泉能消化積聚融和結聚積聚結癥之變其症無數是其所以治百病也且夫泉之成湯非岩礬則硫黃為之根是以臭氣撲鼻襲衣飲之澀澇不利人也唯此泉潔白清徹無有臭氣其味鹹而甘飲之多益人湧源沸然鹽凝成花可以烹肉滷卵矣嘗游此地宿儒老醫號稱海內無雙非妄誇我弊帚也如此不翅他方之泉皆是浴獨此湯有蒸法是其效所以殊異也蒸浴之法乃有訣而存其槩以漸

為要始至之日不欲遽浴一日二日唯浴于槽二三
次自汲灌頂上數十遍稍加至百餘遍三日已後始
入蒸室先濺湯頓處平心端坐如對貴人如叩頭狀
以蒸頭顱上不得瞑不得卧久坐為妙若瞑則不利
于眼卧則癥辟動搖皆有害其初坐室一伏時一霎
時強弱自裁焉出室而飲湯一兩口復浴于槽灌頂
如初浴後速更衣切戒假寐則冷入邪隨非徒
不能治疾陰釀巨害其他在浴時不飲冷水不食冷
物凡生菜異食皆不宜且禁房事已服藥者唯三里

醫書卷之四

一穴不妨若瘡諸痔別設小屋以蒸患所大凡活者
胸腹快豁能食固其宜也五六日後或下利或腹痛
亦治驗也罷浴二日自然而愈若其全功必待十
餘日後而見矣故將息法亦以臈數為限臈多將息
亦如其日數其際不宜浴常湯灸必待二閱月後焉
是為浴治之要略如其小節請待口授而已蓋是我
上古來相傳之訣也吾儕不敢增損謹錄所聞以告
四方來顧君子若夫山川勝槩自是游者之雅致身
已在廬山中其復何言壬寅仲夏一日鄉人田村清

民撰

蝦蟆橋銘并序

夙發四萬山中沿流而下十有八里俄折度一橋入
山田里再訪田子孝其橋倚兩岬突出相向矣岷岷
千尺激而砾焉藍之水盡白余與伯經佇玩多時橋
下石有題曰蝦蟆溪橋亦名蝦蟆子孝曰先子躬
此橋鄉人於今憑焉伯經為造圖主人需余贊焉前
此有請橋銘故不遑贊山水之美乃化橋銘以題銘
曰

王氏富窟徒在好賓有若田生舍資為民洪水不阻

踏虹而旋往來絡繹其澤百年五月初六出四萬信宿子孝氏初九宿新

町驛十日鴻巢驛十一歸于學院此行伯經紀行余不復贅故略注日次尔

漫遊文章第五卷

山城 澤元愷弟族父 著

浴海志畧

子野將浴換海謁余為伴適亦時動沾焉引杖而從子野新造墨斗一箇以贈焉曰此行其必托不朽於澤老之筆焉余謝其物而謂之曰孟轍環天下而七篇以傳探禹穴闕九疑是以馬史有光輝尔夫飛山狀水鎖游記何足傳後然尔已長其目安得不使世之卧游者飛其耳乎於是作志畧

發江戶

自江戶至小田原已是熟路無可記者亦有同游子
野紀行在姑舉途中口號以填冊子耳八月初七將
發以三物自贖有詩管笠曰竹邊雪重暮將斜山下
影傾路尚賒好是從來能庇我休言游子未成家竹
杖曰步月尋花復幾年浪游老去更相憐憑君千里
隨吾適或恐化龍冲海天草鞋曰名山何處見吾蹤
勝具元來誰得從今日一雙還自贖山雲踏破幾重
重此日阻雨故宿金河驛翌早登金河丘子野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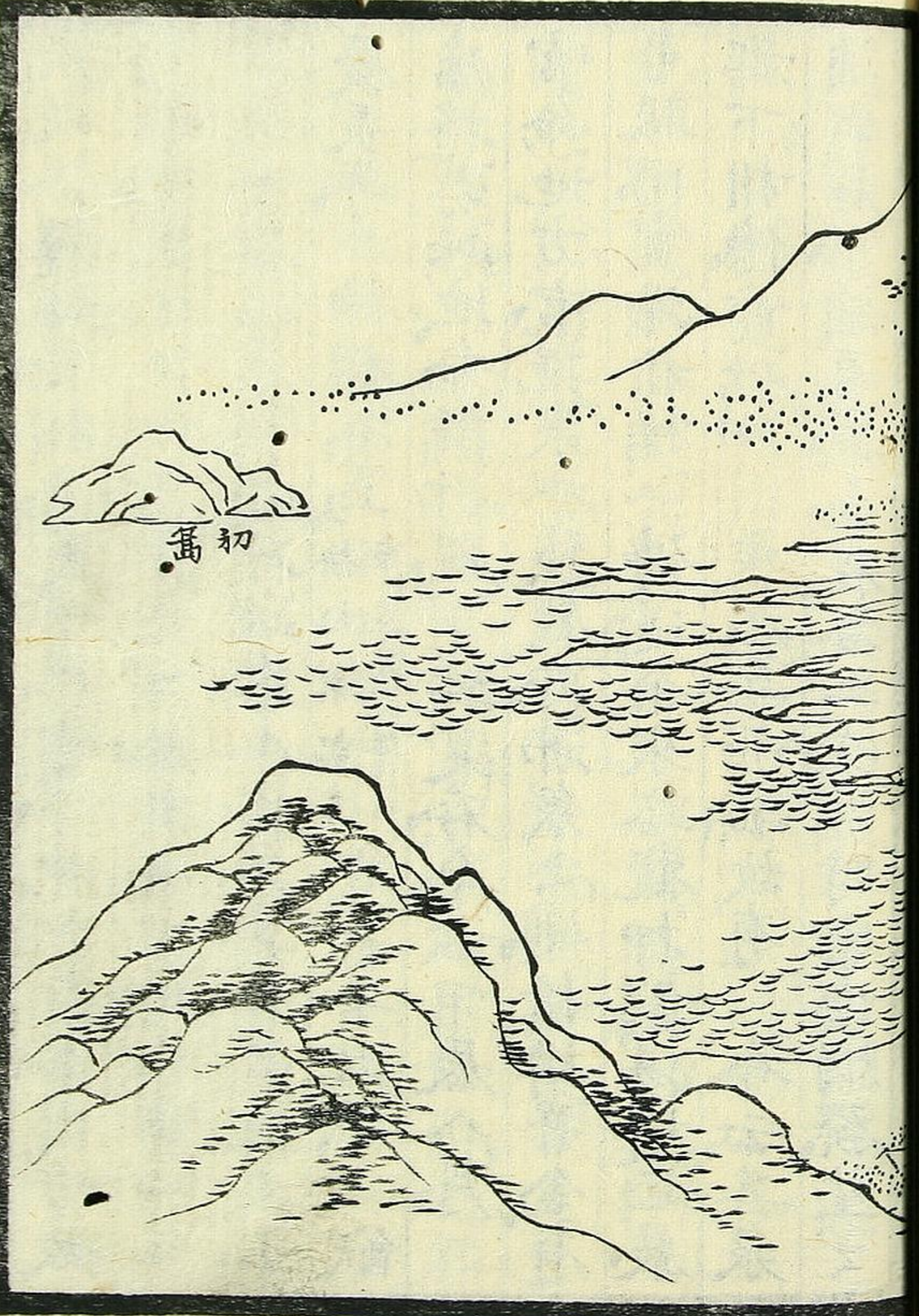
余心戲似子野曰大海洄瀾鵬際雲蒸房然氣氤
氲登樓千里宅鄉別它席嬌歌借送君又途中書示
聞說真仙不往山與君同是謫人間俱言福地原非
地將逐烟霞何處攀翌復有雨馬水邊舟故宿藤澤
驛十日晡後抵小田原

抵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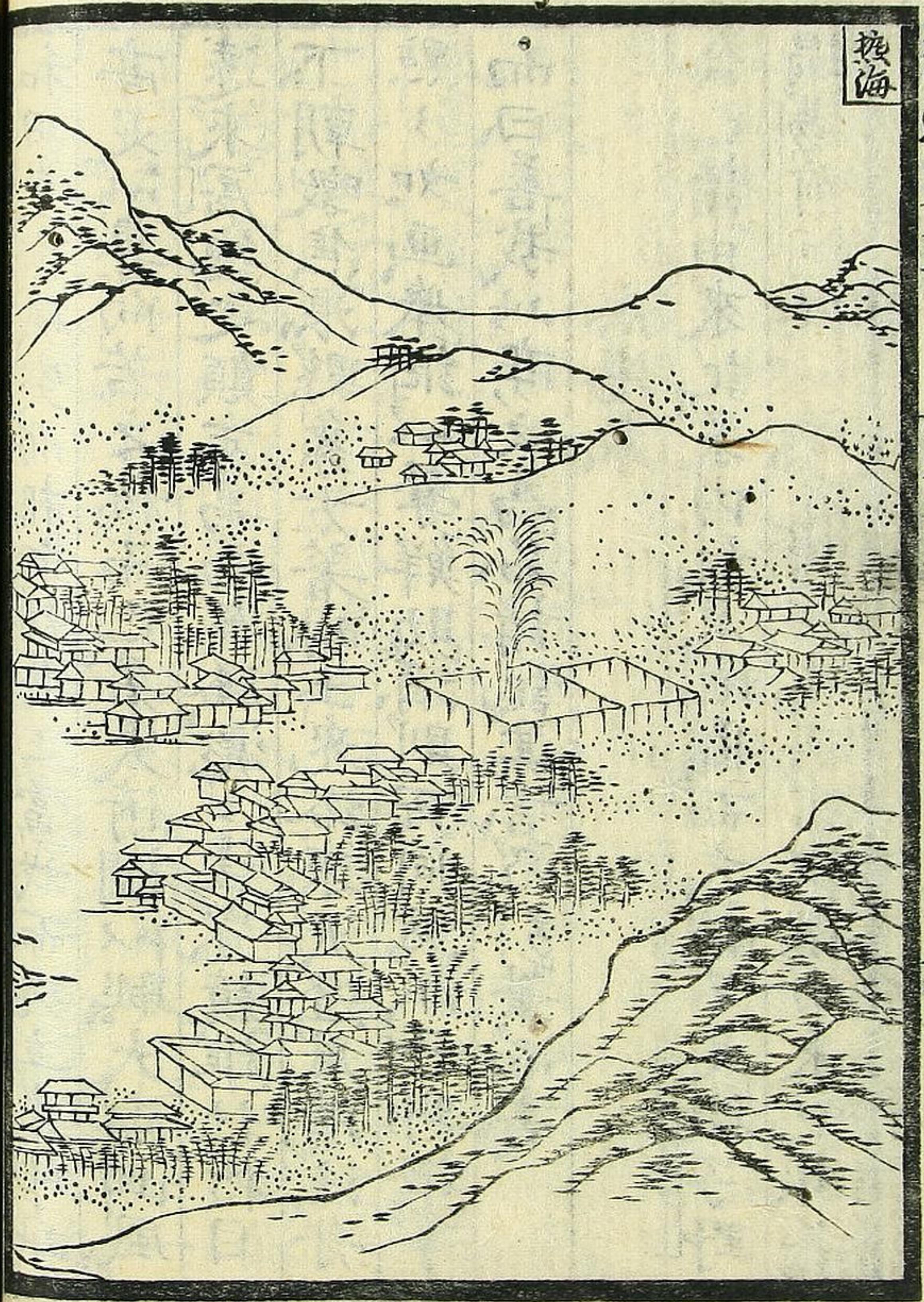
熱海之道自小田原左折入村路石垣山右聳或云
古所謂湯坂蓋此一水流其麓曰早川治兼之戰源
公賴朝已陷八牧城而陣于此土人有說者曰敵若

越山於湯本則我軍如在懷中歟大事去矣因遷陣於米嚙石橋至豐公攻小田原則置營於石垣山上其勢自不同耳源公遂城石橋山一略夾隘亦未得地利宜矣為大庭暈親所節壓也自小田原十二里有關其地曰根府川有詩不復錄土人斫山采石根府川石名于四方而江浦而川堀皆小村川堀有水曰茂川之名于石作碑最佳此水為相模伊豆國界然萬葉集所載相模溫泉歌似指熱海之湯此時隸相模歟因謂國紀每稱伊豆島未嘗稱伊豆國似指今大島矣此島於今無特名亦可以并證已大氏茂川已西土肥鄉也其崖曰真雀源公已敗發舟於此以遁云真田義貞墓其人文三墓在道左右真田與股野景尚相擊此坂文三勇奮不撓沒于敵焉入口所膾也源公潛于朽木之處距此三里餘路絕不可登負嶮而壘焉亦唯下策自非提生學丁公必不免矣蓋天授耳已行數十里道左有小堂曰地藏野史稱寺僧匿源公等八人於地牢為暈親所責問而不告遂死僧名不傳但傳地藏之名焉此日子野

海
島
嶼



海



海
島
嶼

說之怪僻姑置相傳天平勝寶年祀少彥名因呼做湯權現然祀典神名未之聞也揆海之稱古書所不載萬葉集溫泉歌果指此耶亦已久矣由來記又云

慶長年

神祖浴焉

按松榮記其事在九年

寬永十六年

猷

庶將游此地命構行殿址寔存今茲甲辰八月

官命地方官挹泉以致殿內沸泉之側新構署舍有

司眼同實湯於桶以傳送余來路觀押解湯桶極嚴

都下相傳前此細川侯浴疾而驗故有命云其泉

涌出岩下涌有期晝夜各三次涌時雷鳴烟發望之

如鯨鯢噴沫如火之燎原沸騰盪晦不可嚮途聞之

土人遠近穿地泉皆沸湯海之濱潮退沙面小孔無

數如蟹眼沸爾是其所以名揆海耶揆海村隸伊豆

國加茂郡湯泉為業其民二百餘家街衢東西半里

南北少殺土地礧确不可甍苗實獸蹄所盤旋而都

人士輻湊成溪非人力也走湯山祠在來路距此可

三里嘗聞寺藏舊物十有三日飯後拉同舍客及溫

泉寺僧而游其地清閒祠下鐵蕉高數丈蜿蜒如龍

蛇祠司有事不許遽啓寶藏徒空手而歸事在子野

漫遊草
第五卷
紀行不復贅

記泛舟

子野之伴余其意多在余輩而其行已紀矣思欲中秋泛舟於大海以縱觀已失之陰雨猶且不已望後二日得霽矣乃載酒攜釣具以買舟午後天清風靜傍岸而行二三里其崖曰念佛翠壁千仞其壁化窟曰錦崖其地都呼曰錦浦又一窟曰觀音小口中空深數十引有水清冷非常也皆望而過網白伊東近在目睫之間問之十里以外云子野既插餌以臨舷

時余注病頓發體中殊惡因謂已投獨繭之綸徐牽釣歟舟遽不可回急起叱舟子而登陸先令人興趣索然已日漸西天又暗無奈子野憾孤負日暮子野提籃而歸乃謂曰雖非盈車足以下酒唯是輪囷蕭索之雲在我不祥耳造物惱人何太甚余乃強起而迎謂之曰此行也為疾而來浴治有驗其復何求夫求寶者不得寶無意而後得陰霽無常佳境難遭非唯今日也子野曰采薪不利舟已失初島之游矣日金之山絕嶮非得霽不可登其欲假先生之手以

錦繡山水而繡文錦章之雲何巧嫉我先生止余之
不言詩尔余笑而曰子猶有求豈可欺神以言哉其
浦曰錦其山曰金七裏之妙百煉之精彼已自有神
則嫌學裁耳何憾乃闔戶而就寢

溫泉寺

揆海之鄉溫泉成村中之寺名曰溫泉余已浴泉
數日擲而入寺僧稍相親因說寺之所創乃請化
寺記其言曰始祖則平安妙心禪寺第二世神光寂
照禪師也相傳禪師即中納言藤原房出家者也藤

原公已挂別而去人莫知其所隱帝深思其至忠石
方求而不得後數年其道成而傳衣鉢於關山國師
而住本寺既而又捨寺而隱徒眾蟻慕而不知錫之
所留禪師偶來此地而浴焉德之有隣村民慕而化
乃造此寺以請云夫斷髮文身民莫得而稱焉此則
心印所傳宜矣蟻慕無已寂照禪師烏得遂隱哉後
數十百年人始知寂照為藤納言蓋隱之深者其如
此耶仕而至忠為當世名臣遜而成道其德如一余
求之古人中未得其比乃謂曰其為藤納言歟之能

為寂照矣其為寂照歟誰知非藤納言乎如心印傳
衣鉢余何與知嗚乎溫泉之為寺藤公遺愛哉其後
數百年至寬永中雲居禪師為浴泉而來敗褐一
老漢暫寓和村興禪寺猶如寒山居國清歟然
卒為識者所覺而留錫於此事亦何相似但未知其
於藤公至忠何如赤烏知其道之純與駁雲居弟子
有東湖和尚名南明實為溫泉寺中興祖也余已聞
其言升堂入室東南遠眺蒼海淼不知其際重巖
嶙峋環其左庭前老松古梅又有數株鐵蕉俱是數
百年物幽翠巖又綠川消傾耳而聽是皆都人士
之所罕遭余心愛其致久而不行故不拒其請乃化
之記僧曰門前古井名曰三點此是唐僧悟達點水
以治奇疾事本尊觀音大士妙救人間四百之病故
浴此湯泉者必以此水三點患所自有冥助故有此
名又所隸地藏堂其像運慶所造相傳源幕府治美
年建堂於湯河原後為洪水漂沒而此像一軀留此
地當時住僧得之而安置延寶年久保田勝廣者募
衆而改造其疏見存不可不記者也舊記已湮滅

而口碑所傳欲循大方之筆久矣今而不記使後之人復嘆後之人歟敢請乃受其言直書云

興禪寺

興禪寺在和田村、距換海里可里、倚和田山而建焉。望之已在人家之表。入寺十步許有二古松大可掩牛矣。偃蓋重、陰十餘步。段使得善地、自非數百年物。烏得如此。盤桓多時、乃謂曰：唯此一樹足、以游觀。尔問之曰：用山祖師授翁和尚、手植也。余聞之、和尚即京西妙心寺第二世、賜紫勅謚神光寂照禪師。

相傳禪師即從二位藤公藤房也。初藤二位棄官而逝、卒不知其所終也。距今十七年丁亥春、下毛都賀郡美濃村、人掘地而得古佛浮圖古鏡、上有刻字、而人始知授翁者為藤二位出世之稱矣。皆云妙心寺所傳說與此相符。矣。嗚乎、何奇乎。村人奉之、致美濃村長光寺、僧稟諸邦君、以聞、乃有寺僧略記其事者。然則藤二位之為授翁、是其所手植也。繁茂蒼翠、余固知其非常樹焉。今聞其說、豈不嘉賞乎。元亨帝之蒙塵、恢復之功、藤二位居其多矣。

已而易暴以暴藤二位諫而不答其棄紳紱如脫屣
耶尔後四百餘年之久使海内人不知授翁之為藤
二位其隱何深夫素患難而行素夷狄而行乃學佛
而成佛優為關山國師嗣法蓋一德之有常如藤二
位者真英雄真大丈夫真佛菩薩哉其手自植者誰
不封殖哉况亦景勝之富曰金諸山族向我而獻
媚自真確以南曾我橫磯翠黛旦夕與白浪競美於
目下此則藤二位所占與夫糾朱拖紫坐朝與宴果
孰可樂草莽如余不敢曰隱其志則景慕無已哉主

僧云跡余以中興祖師雲居和尚墨跡而曰雲居和
尚嘗有所辟而不留錫於一處以寬永年為浴而來
此為當時住持竺源所推遂代而住從此法燈增光
其勝心如有增加焉雲居亦特賜慈光不昧禪師已
貴矣貴而不居一杖一鉢三宿不栖獨駕此而不嫌
者授翁之為德亦依地之勝已其復何待余之言主
僧求此寺記故述景慕之意以贈尔

登画島

余昔游畫島而作記有言靈龜負山而浮耶今再游

而此句卒不可易也子野謂余曰島一名金龜山是
昔之所以記耶遠望誠實境也然海路淤而陸地
通今則似非其實矣是未詳實境所以然也蓋金龜
之山人自其尾而板沙淤則浮而步沙除則沒而舟
浮沒無常是其所以為尾也已登甲之隆起民家數
十如蠶之連結然其店有樓輒登以酣酒美散鮮子
野得意可知矣既醉且飽聯步抵其顛天女祠極清
極靜祠傍有古碑人口所膾子野慙懃玩撫記余昔
猶見數字今則兀爾一片石篆額僅存海風之泐石
何況細字之刻其慮不遠乎近時好事者猶且搨打
以擬馬骨惡夫糟粕者所厭已漸下漸登別他二島
乃龜首之南首也輒下水次人穿龜口而入名曰龍
穴潮盈則不可入時偶乾深三百武中間歧而兩
行皆盡其極而出時潮勢稍雄是潮之來往歟抑
龜之吞吐也龜之事盡于此或謂古昔采金之所也
其人所以所見之少茂如靈境可惡尔登而憇于茶店
以望餘綾之濱黛色如島嶼伊豆相摸諸山環列富
士之麓遠望六洵美再酌酒店而行時潮已盈而路

沒脛子野曰靈龜負山而浮耶果實境也八月二十
六天朗海靜為此行之幸已

擲筆山

地之浸海十數里其嘴曰野島海之洄涯亦十數里
其濱曰君崎地之與海相抱為壽字之體勢焉其浸
曰金澤其洄曰六浦浦之與澤將相倚之處築魚築
於中心而架兩橋故又為胡盧之體勢矣是擲筆山
所望之畫幅也初我之入畫中自六浦村之民造鹽
為業其沙如砥潮之來如鏡之面化竈黑曰馬過村

則西橋以下之潮奔流化川其築如魚築然魚築已
東金澤也金澤文庫其名徒存其寺曰祢名之于紅
楓大氏佛寺之可游多在間寂此寺衰頽僅存間寂
如此不足覽也既出畫中而登擲筆之山以眺焉濃
淡布置滿幅莫有敗處豈造物者之學虎頭耶金岡
氏之擲筆寔宜矣哉天氣澄和風物如洗披襟朗吟
久而不行子野亦思詩而默轎丁馬夫屢來而覘口
雖不言意已內破將行又盤桓庭前有碑近時所建
但僧心悅書匾額對此絕境而不慚尔子野詩成欲

書以留焉余謂曰金屑入目是可惡矣况非金者乎
壁上海歌緊類佛頭之真子欲投金於其間耶抑類
耶子野愜然而擲筆而曰我詩足以敵金出氏之畫
我俱笑而乘是日也甲辰仲秋二十八薄暮抵程谷
驛而記此游乃止于此

跋志略

志畧稿脫而示子野曰錄倉雖再游豈可無記何故
略焉余曰在門牆則麾之又子之記存何重煩毛穎
子野曰惟然者之所適非今適且某之適何足先生

此游之可覽宜無若鍾倉幸為我記焉余曰不然錄
倉之可覽唯是神祠佛宇不則思之古墓廢礎如基
霸囿都入忝離之嘆是已連壘環扈而邦焉余不謂
非天府也要是具體而徵霸業則非地何況北条足
利乎是以不更記也神祠唯是崔囿置之江戸大坂
宜無愧色佛宇頽廢建長圓覺徒為雞肋已東壁有
言相之諸勝雞肋耳至言哉錄倉志詳錄倍說盡信
雜書讀之腦又德夫陽秋自居東壁微不屑之教其
文可觀其人可想子使余強記渾沌已死猶且鑿而

不已且有擲筆之言余竊慚焉夫此行也為疾之已而忘筌魚將安在若以非適求適之何在適是以辭為因錄其言為跋天明甲辰仲秋晦

吾妻川焦石記

勢翻渤海響摧根軸吾聞其語未見其實故今觀淺間山所噴之石而始知世實有其事哉初山之噴沙土雷夷千里隔離天日沙石之雨遠及東都余在都下已聞其響矣今茲乙巳夏余再游上毛而主澁川村民田子心家村在利根川西發村中至吾妻川傍

三里而迤吾妻川至此入利根川下流又六十里而神奈川入焉入處距淺間發潰之處凡百八十里矣石之走而來其在五料村者長可六丈廣十餘丈其村至神奈川口可十里是其最遠且大者若為之兒孫其麗不億多在于二百里外矣若在上游碌之焉不遑舉數觀覽之所及如夏屋如丘陵遠近兀然于泥沙之間其泥沙深者可二丈而石顛如此其大可想耳子心嚮為余略記顛末以贈其言曰天明癸卯七月庚寅朔淺間山陽焰暴發五日甲午火焚山顛

七日丙申大焚震動雷激沙土雨于五百里外山南數百里暗黑如夜沙雨而深三尺厥明丁酉山顛怒破泥水突發巨石奔騰其泥焚沸流入吾妻川居民衝沒瞬息之間一掃盡粉被災之地自吾妻郡徑群馬名和二郡至武藏中瀨馬以所聞流沒民戶凡一千八百口不下二千兩岬廣狹二百餘里忽為赤地云余聞中右記富家談所載淺間山發火蓋自古有之今夫焚沸之泥負巨石而走于二百里外是其毒民何慘蓋泥之初衝唯是號哭之聲遙與震電相合居民奔潰不知所為泥之所及望之黑霧覆天電光閃閃睹之焦石如火渾走泥上恰似銃箭之激水觸之者樹倒屋壞人物皆死已而水退泥淤都是赤地廣原不見一草一木所見磊塊之石今猶存其大者如此余來而徘徊川上號哭之聲恍爾如聞所謂勢翻渤海響摧垠軸非溢辭也子心又有言冀借大方之筆為燮理之鍼趁焉爾余畧記所見聞而不欲沒其語爾

伴松菴記

病起攜主人而出，村西南可一里，乃得一山矣。糜
徑數十武，修竹繞山麓，琅玕凝翠，天覆地峇，仰望萬
松鬱茂，徑豁然，而寺出樓門。茅茨苔蘚，上侵入門，則
寺負山，抱寺兩手之間，數百武，正襟而東，面食前
豆，蓬赤城山兀然於衆山之表，而利根川畫其下焉。
主人與寺僧有緣，茶菓閑語，延入伴松菴，在寺後
穿山腹而建，引泉為小池，清冷可濯，可烹菴，初無名
余命以顏焉。僧需記其言曰：寺之所創，無所考焉。相
傳村豪佐島氏所造也。佐島亦未詳其先子孫，今猶

隣寺而宅，則初割其後山為寺，歟。其在享祿天文之
際，歟。布金檀越名全德，以弘治三年沒，其後天正年
雙林寺玄悅禪師住，是為中興。祖山名如意寺，曰良
珊，乃據持佛觀音德號云。其它則卉木各遂其性，鳥
雀嗜以傲人，松杉待游昧，礫石待胡坐，乃靡匪余趣。
會已，主人為誰？鄉人田友直子正其友，鬼道澤某以
乙巳夏游述寺僧言化記。

與山伯經書

僕之游毛，不唯養病，將辟暑山野，今茲毛之原如燦

皆云近時所無竟不能出火宅因果報應幾為浮罔
氏一笑不知都下近日比之毛地如何湯泉之村可
以游矣而君敬有約而不果故至今日耳村居無事
自取非物諸篇以辨駁備考受賜甚少唯是村老野
童時來攪我閒垂羊驅鳥之復惱人是尚可忍田舍
多蠅甚於秋蚊所謂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
沿眼眶是何足言朝來啓戶營之如柳絮乘風俄頃
席上如沙石然何唯盃盃殘瀝乎几上研池蟻結而
爭飲擊之則扇下之尸可掬驅之乃儼夕撒豆紛

滿空若使歐陽子再賦乎賈生太息如牛喘王衍塵
柄早已推去弟族為之坐鍼砭不能待君敬近日將
浴伊香保伯經足下無恙舊游可想嘗途而語素蕙
布野鳩不食人不穉是可惜矣今復逢蠶月乃拉村
童以采之化膏釀酒是可以慰旅况而復枯坐默
旅况竟不可慰足下隔日之直表注如織日夜娛侍
雖勞乎僕也易地而然欲買山而乏資恣意漫遊
復如志居何近日戲作雜文一首題曰骸骨先生傳
謹貢微意有在足下顧知之僕病益奇或恐終不起

故及于此已而少間故闕而不出唯似足下尔是故山水之痼還久不發莫有足告者前此一游船尾山山一名富饒距洪川村半日程與伊香保相連子正從游歸後請僕記之尔莫有足記者強之不止乃引筆而戲化其文曰如是我聞富饒山有飛泉其高四萬由旬登此觀望世界悉見風景微妙不可思議我從緣起此日同游與大達尊者大察沙彌優婆塞等四衆俱欲重宣此事而化其記先抵水澤慈觀音堂經行林中遂至瀑布一心除亂咸皆歡喜水聲深妙令人樂潤乃與四衆食飯飲水如是施與甘露醍醐身意益力隨喜無量勇猛精進遂登山頂慙歎賞嘆忽發一意為四衆故游伊香保山路甚艱伊香保地昨年九月災火蔓延盡為火宅焚湯涌出如阿鼻獄爾時我等為病腦故沐浴此湯洗諸欲染患難悉除快樂潔身饑渴頓來周憶熱悶搏飯殘餘相集食噉呵大笑走出火宅稚少游戲歡娛樂著雖無寶車隨其所欲衆意非一自在無礙重經空野日沒歸家是時五月十有三日尊者為誰良珊寺僧優婆塞何

田子正等我則免道山人也且記且笑一坐為之哄然之欲貽一笑於足下故錄及之以歸都後請正耳吁炎熱如是尊椿令荆無恙令郎令愛無恙尊岳久未問并致聲是祢子正昆季欲修尺一往瀆清聽使僕致意子正待僕極厚村居如是可厭定有如歸者是以歸期未期臨楮悵然

游浴伊香保記

余登伊香保之顛緬然而顧子登曰子亦觀夫蟻垤耶封壤之間岩石之下構堂於斯營室於斯營未往緣机登灶嬉戴粒而走奚圖稚子之侗乎相集嬉戲堤水薰火莫所不施衆潰墨壤乃意盡而罷翌復往而睹焉集敗招散尔且完聚畚土輿石城墻鬱然如鄭之茲遷歟子亦觀夫湯泉之成蹊耶起跛肉枯浴者源日夜來群於是山壑為邑澗溪市鄩園闌雜沓酒旗搖相映又有獻笑以待客者何其盛乎然之林恥溪慚為之益深愈多山靈訴之祝融氏歟客歲之秋一炬非楚而蜂房水渦忽為集土可餘唯是仁祠與浴槽而已方今土木經營大真誰其督

役呂祖龍之營驪山樊屠兒之修蜀棧園村擾以何
為自役自苦子登舍杖將言余復遠望吾妻之魚顧
而謂曰子之觀夫淺間山崩壞乎川流泥而焚居民
為魚而爛天毒何慘其復何辜燹理之或衍其害有
不可測者民之虫復何與知子登悔然而曰先生
之思遠哉溫泉之成蹊猶是螳埴壞復聚煎為利
所驅不足深咎也但陰陽之不順乃是滂而可稽旱
則稗焉朝耕夕溉帝力何有是亦非我儕之燹理乎
余哂而不復言引杖而歸旅舍乃枕流而沐灌頂濯

是被髮而眠羲皇上人莫以尚焉尔隣舍喧以繼晷
徹曉均是蚊蚋之過耳己子登剪燭化記以負焉因
需余之記余在山二十餘日莫足記者出山之日拉
子登再登乃筆所睹以與焉遂謂之曰不如相與還
子之鄉就老農而學焉爾子登田子正母弟名榮秀
復田子正兄弟書

本月十二手書翌日達自圓山生僕以十四日游澤
渡十六歸于山寺是以裁答遲緩幸勿罪耳前此高
崎醫負西谷生使山宗順者致書修禮向以文事一

項因風僕游澤渡宗順云其地酒美而溪鱸方肥果
奇中僕膏肓遽然而起遂拉宗順而發傍山田川而
入山數里古松偃于岬壁蒼翠與澗水相映礮石濺
擊鏘々與鳥聲相答山益深岸松益奇澗水益綠山
田川與澤水合而岐焉右為四萬川左傍澤水而渡
一板橋々名僕忘之人點益遠山路益峻抵澤渡下
村而憇溫泉之村距此三里許已到村口路逢游客
兩三輩各手藥草而徘徊真山中風味哉宗順進而
揖乃西谷生也生揖僕而曰某有求于先生而病廢
不能趨拜于貴寓先生無求于某而越山而來訪豈
非勇于游耶遂相攜而進余其旅舍僕脫劍卸佩而
入浴室其室三處溫熱復別其湯黑色石氣發雷浴
之一炊時流汗如湧恐不利于老羸人不知足下竟
弟嘗一游否乃出室易衣始就賓主之位主人酒脯
慰勞焉酒信美矣但溪鱸宗順釣我之餌辭耳其地
夾隘屋鱗人摩喧猥甚於前日伊香保是故主人館
僕於醫師宗貞氏之其徒也僕忘其族矣其家在小
山之顛東南一望山之環而缺處榛名諸山遙拱于

前僕已愛其居，宗負奉其師命，樞兼唯謹，遂宿焉。厥
明中秋，西谷生懇留，故晏起而入浴，生乃來，晤飯畢，
而浴飲畢而浴，而假寐起而又浴，玉兔忽升，樹梢
山色朦朧，猛虎將嘯，思人雖切，生睹余，舊相識，是以
忘歸，唯憾病餘不能盡飲耳，翌復晏起一浴，乃往而
辭別焉。生與其同游，早已留言而行，茫然如有喪者，
乃謝宗貞而歸。路又飯于田子孝，所諭置書院之
地，前日相攸中條，地非不佳，此舉子孝為嚆矢，兩村
之人聞風而真起者，如山塲諸子，其志在為仁，非以

富也。且貴邑書院行將成就，足下兄弟在焉，相率同
志，以身先之，遠近之化何翅郵傳。與山中書院相距
不近，最妙。故僕以山田村為主耳。其地總呼曰花曾
根，不知何義，或謂今就泉而擇之，命曰曾泉書院。子
孝則曰：雖非堪輿之選，環列皆山，唯正東南豁遙與
青山相對，以青山名之，耶遂取青山矣。夫拳石之微，
積則草木殖焉，寶藏興焉，膏寸之雲，積則雨于四方，
者非山耶。六莫以尚焉。院果成，使余稽留乎，則玄泉
混混引而可迓屋，漚而可蓄魚，山中之相何讓。然是

僕與子孝相議已近日將諸子會議以定焉尔事果
諧乎則僕輒辭山中而去晚忘在月末請以九月朔
為期重九已前應赴田周齋約縹托言於西谷生豈
可再食言必不愆若書帙游具其前日買一欵段以
負送取頃從僕而游者有林童子渠欲從僕於東都
僕也孤貧我身不容今復添得一贅并告但山野之
產極易處請勿留意已有一隨跟不復煩來邀身此
日暮歸于山寺童子秉燭而迎會有餉溪鱸者乃
與童子屏人煮之戶外山僧木訥不似惠遠般若湯

尚不許我何況血食僕恐兼畢卓之辱已足下兄弟
憂僕莫所不至是故口腹之微亦復并告以供一粲
山中涼早夜間如冬僕初避暑而來今將畏寒而歸
羈留之久矣紀事各一首其事與文兩奇相副可傳
已場省吾欲效足下所為而續祇待錄故文稿暫留
騰後完歸耳萱堂兩荆無恙為僕致意相見非遠講
筵宥聚勿布字頓首八月二十日

金澤游記

先是村居士造清暉園於城北牛島余頗與其事焉

園有那謨歸菴安唐造佛像因貯佛經數部時延僧而修佛事是其所私淑也又置至觀堂掬香軒而募奇書於四方將使余講德業因作乞言文其中有言不佞某嘗竊期它日募同志而買數畝間地以造一園置書院而蓄四部書於尊經閣而請一老宿以擬教授結社而講業焉別營一精舍置藏經其側而延一知識為導師集佛子以修十二部之學焉唯是塵勞多事宿志久不遂方今葺別墅而寓微意於此尔已而土木功竣將擇日而落焉前月之望忽罹舞

馬之厄奄成煨塵可勝嘆哉一時風烈家人避烟而走書藉什物一空掃地余已撰諸聯語額字化堂室諸記亦且構思於園記欲不令弇山園擅美於千古焉併附之一太息居士時偶不在聞災而歸炎之非可撲滅呵然拍手而曰天公之與善也無是無非唯是廓然無私者歟其復何怨何咎已而謂余曰知不可而為之者左父耶可變非志冀再煩先生耳於是遂相偕於金澤之濱焉仲春之朔居士艤小舟以請點卯飯畢而乘至品川下舟輟憩烟肆相攜而步舟

中頗冒風寒，腹中不佳，舊症頓動，強行十數里，比抵大森，痛益甚，輒卧茶店，興趣索然，杖而才步，停午抵川崎，買驛馬二匹，而騎抵金川驛，而宿翌初二居士為余買肩輿，然久坐輿，六復動搖，發痛，適乘適步，下午抵能見堂，風景之美，何啻陳檄，游意始暢，捨輿而步，堂下有小店，一僧當爐，而鬻酒，居士為之斂眉，渠賣酒而買，恥即將賣，耻而要錢，耶比至丁家村，日尚在晡，乃主里正長瀨五家丁本町字俗，或省化丁，今從其省而修焉，主人命膳，余與居士腹尚果焉，故拉

主人先登夏島，出門十數里，雇漁舟於野島，而渡春潮之退，沙嘴如市，頗有画致，望島則金碧蒼頭可玩，少時徘徊其中，風景非不美，已隔一抔之水，未往不硬，衆議已不合，風浪隨潮而起，乃期明日而還，厥明夙起，飯畢而登野島之山村，中旅行佳節，且不識也，山與夏島相對，而峰相距不一里，而迤迤復巒頭，但涂法見石綠多耳，其顛平坦十餘畝，樹木不殖，知是廢寺之跡，或謂山下染王教寺，始在山上，是或然也，南臨海灣，可奪而為我庭中，物矣，有軋位而坤方列

嶂抱海濱之網罟可以供厨下矣東北大洋萬頃
一碧夏島帽島還為我有為居士計焉山麓可置書
院即是山南水北之陽冬夏皆宜其地種鹽則一畝
足以充數口之養矣其上中腹平行闢之而可成紺
園因建鐘樓於山椒以報時乎則遠村亦受賜耳如
此地理人和勝夏島之孤立遠甚居士喜乃下山而
買鮮攜歸而擊其美固非常味也主人從旁德憑竟
穆卜野島之地而定焉便道游稱名寺而覽古物僧
願行著色人物最奇古其它可觀急遽不能詳審也

時維艷陽櫻花盛開余嘗戲目稱花帝不必為溢矣
然之非我好行訪文庫遺跡唯見麥浪莽蒼喬焉
尔徒令後人哀耶抑令我復為後人哀耶千古往而
千古來獨為居士又難言耳初四東風微雨居士令
主人買二轎而發停午抵程谷先捨一轎步抵川崎
而宿翌尚未霽一轎猶從余恐居士推讓急著草鞋
而先每憩每留居士下轎而讓余為不可而行抵
品川讓益固余不能辭而乘行僅可里腹痛復發遽
遽下轎而步痛益不止復卧茶店多時強起而行復

痛復熱遂過木文熙文熙兒偶患痘瘡不得寬語乃
還所借麻蓑而別下申還家而腹尚未佳余為病故
不觀山水以笑今復如此吁心倦矣因益修理漫遊
文章遂以此附于後爾于時天明七年也

附錄

游具略

余好游而乏給唯有濟具僅無恙尔是以孤劍千里
不願與人借則取舍或不同得意之勝討尋難究
但雨衣之疵我肩游囊之不可放下若擇隨跟宜取
慎默質朴者唯奴僕不伶為伶尔已有所齋亦有便
宜今錄可佩可齋之物以待山水之緣尔

服佩之物貴簡略多一物增一累春秋絮衣若袷襪
紬結城紬為佳品不宜涼縑縐紗新者已後故則易
弊且惡雨露故

袍服二用布若紬不宜袷有汗濕不易曠乾
外被用縐縐春秋皆宜夏日不必著外被倍所謂羽
析也

夏衣不用晒布宜用吉貝若紬余每用琉球布亦佳

但細布越布逗影而不堪吉貝即木綿縮琉球布謂
之阿伊左備

所謂般多脚半連縫者不便涉水心不愈冬夏三日
唯著脚半耳覆膊用深布製所謂茂里耶須心不妨
帶莫所擇禪心不拘若用木綿者全幅七尺斜裂為
二余常好用但三尺帶以木綿製長六尺

鞮必用無底有底者病足草鞋不厭搗不則嚙豆一
日有嚙為數日之累斯二物游人所宜戒勅也

佩刀欲短若不短遭險而困必施外鞘所謂引肌也

方攀根踞巖忍憂刺也其柄革條卷懸不用尋常柄
袋本又不利急遽也佩牛佩犢殆類青松喝道然非
常在山間亦復行驛路不易省已是故欲短

夾囊如僧家衣囊之制衣裡掛頸囊中收七著藥物
羅針卷尺韻箋略曆等余每紀行於手摺亦收但要
躡金多則自疑使入疑我宜計日計程有小餘况貧
如余者

雖有從者錢囊必佩右著錢囊與左刀為衡利于步
行用鄙俗呼做發耶密致者

烟具用有別子此物及摺扇布兜火連子皆宜有副
 夏日扇宜輕則易失墜亡置副春秋余用鐵骨扇
 亦供護身之警

墨斗之制多品余試用極多今所用如印籠制插其
 柄而垂

管笠深者為善淺則不掩斜陽亦不耐烈風
 竹杖携捨而不愛者已捨復思乃求路旁而造

使奴負擔者宜輕便重則多累衣箱二用南旅所攜
 呼做柳古里者長尺八廣尺許高七八寸裏以油帛

以麻系網懸結若買馬用此假鞍板阪時拴束以負
 其一實惹衣一袷衣二夏日不必省袷衣一越布衣

一外被深者一袷者一袷者一夏則加羅者一袴二
 其一有緣者所謂野袴也相衣禪靴裏以布被亦

是備解其一則實雨衣浴衣沐具紅氈小被蒲團有
 木枕中實嗽具及蠟條即都下所粥懷中蠟是也

箱外置油衣二其一從者之用又置無底靴一副備
 雨也

必有小厨以貯搏飯余用有馬所造竹箱夏日不鏽

極佳。點心盒二，其一實憂魚提燭蠟筒等，六皆用麻
系，小網掛而贅提燭，呼做小田原者為便。

贅之又贅者，別備一革囊，即呼做革胴蘭是也。收詩
文小冊，游記行程記，鳥欄紙，小菊紙，硃儒紙，小研小
刀，筆囊，印齒，遠眼鏡，打碑具，藥物，藥則備急丸，五令
散，熟艾，附子，紫藤，霍根，熊膽，半夏，抹皆不可闕也。若
不用，隨跟則負擔已下，皆省。藥物六，僅存若，有同行
各自具備，不必相待為用也。若夫所謂駝貨帳，往來
切手等物，須備可備，有蘭津之地，需路引，以信固不

待言已

湯遊文草

第五卷

三十一

湯遊文草第五卷終

御印平兵衛

48-12474

寬政元年巳酉仲春

京都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

秋田屋太右衛門

東都

須原屋茂兵衛

發行書林

010190534460

